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每份售五萬元·

第四卷　第十七期

專論

論日本賠償問題　譚崇台

社會主義乎？新資本主義乎？　嚴仁賡

一個大學畢業生對于大學教育的意見　龍正大

外論選譯

美國的軍備經濟　Fritz Sternberg

生活與文化

紳權的繼替　史靖

觀察通信

記北平學生反扶日

突擊大遊行　觀察特約記者

隴東之戰結束以後　觀察特約記者

傅作義的部隊也貶質了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宦途一例　匈牙利·K·米克薩作

書評

「美國與中國」　劉子健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平：七十四萬元　航掛：八十六萬元
郵資漲價·[illegible]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六十萬
郵費：掛號每冊加二萬　航掛每冊加廿五萬

叢書加成數
照定價一萬六千倍計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八千萬元
普通　全面七千五百萬　半面四千萬　¼面二千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退：附郵二萬五千元
航掛退：附郵三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復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覆

讀者投書

慘！慘！慘！

編者先生：因內戰而發生的征兵問題，不知造成了多少慘絕人寰的事情。最近湖南邵陽所發生的新兵慘死的案子，祇要是稍為有點人性的人，看了無不傷心落淚，六月三日長沙的國民黨中央日報有詳細的記載，茲照原文，一字不改，抄錄如後，務請貴刊摘登。唉，今天那些人，祇顧私利，不顧民命，三十年來中國的教育是幹什麼的啊。唉！先生，我眞是欲哭無淚了啊！

下面是六月三日長沙中央日報的「邵陽通信」：

此間近日連續發現有兩樁『虐待』新兵的事件。七日前有某部接兵部隊，由邵城東門外汽車站黎明開拔時，曾逃走了新兵數人，當經捕回一人，乃大肆毒打，致該新兵身受重傷，不能行走，當用扭架扛抬。行至城東六里許之興隆坳地方（在潭寶公路上），該接兵部隊長官忽命令班長數人，將該毆打受傷之新兵，押運到附近一家李四木匠住宅屋背後，竟然慘無人道，把他丟下土坑。填土活埋了。『臨刑』時，該逃兵還氣急聲嘶地向班長哀求，說道：「我只受了傷，還活得，傷好了，我仍願服役的」，「請救救我的生命吧：……」等語。不料那奉令活埋的班長，不由分說，就把他活埋了。隊伍不久也就開走了，那逃兵掙扎着露出面來「呼救」，附近的老百姓聽了，誰個不出門，誰個不愛同胞，就趕快挖掘開泥土，把他救了出來，已經是氣息奄奄了，過不久就絕氣死了，眞是人間慘事。」

「另一件是五月三十日發生的，在先一天下午，邵市公共體育場上有一批從新化開來的新兵，他們在那場上受點驗，由長官訓話，在夏陽如火傘之下站了五點鐘之久。這時有新兵一名，未經向長官請假，自行往附近僻靜處去小解。當時被班長看見了，疑心他想乘隙逃走，把他抓住，用索子綑綁起來，帶回駐紮的地方——中河街湘源鹽號——去。於是那新兵罰跪在地上，接着又用槍刺亂戳了二十多處，殷紅滿地。當時中河街一帶的老百姓聽了大家一致公憤，但都不敢冒險出頭。這新兵刺傷了，又被拖上二樓去，用索子反綁了兩手，吊在樑上，脚離地三尺多，一直吊到第二天（即三十日晨）清晨隊伍開拔了，才由樑上懸解了下來，用扭架抬了走了。這受傷的逃兵，會不會跌入七日前那逃兵被活埋的慘運，那就不可知了。這樣不愉快的事件，轟傳了邵陽城，大家聽了很寒心」。

一讀者　六月六日　寧鄉

財產稅與有錢人

編者先生：頃閱報載，立委劉不同等提議咨請政府開徵財產稅，竟遭遇上「八君子」的反對，這八君子所持的理由是一、立院不應助政府增稅，壓榨老百姓，二、中國無大富，大家是窮人，三、憲法保障人民財產，今徵財產稅，實屬違憲。

財富之被容許私有，在今天來說，都已經是一種世紀末的現象。因為財富本身既是社會各分子集體努力的結果，不是那個個人勞力的產物，自然該還諸社會各分子所共有，任何形式的私有，以及因私有而致的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站在人道的立場來說，都是有違公道的。這已是今日不移之論。除了被豪富權貴所豢養的特殊人物外，誰也不敢明目張胆地表示異議。老實說，蒲魯東「財產是贓物」的話，以之論今日中國豪富的財產，最為確當。請問那個富豪的財產不是用一種不公平的方法斂聚得來的？就是那些辦實業的人，對於員工的起碼福利與安全有着同情的關切與應有的注意嗎？

中國無大富？我們看，傳說孔祥熙的家產足夠收購自宜賓至上海沿長江兩岸二十公里以內的全部地產，試問世界上像這樣的「窮人」有幾個？中國像擁有如此驚人的資產的人又何止孔祥熙？其他聲勢稍遜，但亦足以側身於世界豪富之列的人物又有多少？想不到當年中山先生一句不很正確的話，「中國無大富，祇有小貧，」會被人一而再地利用，作為藉口，退一萬步，就稱他們都是小貧罷，但與大貧相較，懸殊之甚，世界上那個國家比得上中國？「立院不應助政府壓榨老百姓，」這話眞夠堂皇漂亮，說出這樣的話的人眞好像很夠資格當人民的代表的樣子。但是我們要問：八年抗戰是誰在支持的？今天這不榮譽的內戰又是把那些人來犧牲的？這大批貪污無能自大無心肝的「公僕」「代表」「委員」又是拿什麼來豢養的？還有那不必要的幾百萬軍隊，……為了這些，我們那些大腹便便的可尊敬的「小窮人」可曾拔過一根毛嗎？我們更要問．今天各色各樣的苛捐雜稅，那一種不是經過立法院的同意的？當政府每次將一套專事壓榨老百姓的法令交給立法院審議的時候，我們的委員先生們可曾表示過半點異議嗎？他們敢如此義形於色地表示不同意嗎？

我們不知道劉不同等的提案能否被通過。但徵諸以往的事實，即或被通過了，我們也不敢幻想牠會被政府付諸實施。老實說，今天我們一切「該這樣，該那樣」的建議與文章與其說是對政府發的，不如說是對老百姓發的，時局演變到這個地步，我們眞不敢想像政府還會有這個興趣，這個情緒，這個耐心來留意輿論，順應輿情，採納民意。但是這一切對我們善良安分的老百姓，倒眞可以起一點教育上的作用：使他們明白一個政府照理應該作這樣，不應該作那樣；我們老百姓有權利向他要求，乃至於命令他作這樣，作那樣。任誰對這政府還存半點幻想的話，都不免是一種可憐的天眞，結果徒然耽誤了自己應盡的責任與應有的努力。

金石　六月十日　成都

關於"Fellow Traveller"及其他

編者先生：貴刊四卷八期讀者投書一美國學生與政治」一函，有云，『國內報紙上習用的「尾巴」(Fellow Traveller)一詞，也被美國報紙用來描寫華萊士了』。似乎國內黨報用來描寫民盟的名詞，已經出洋，像桐油豬鬃一般，為美國人所樂用了，由此也可看出，美國人之攻擊政敵，其刻薄也不下於敝國。

但據我所知這名詞却是從英國議會上院傳出去的。二月間捷克政變，共產黨得勢後，英上院大為震驚，紛紛藉此機會，攻擊工黨，有一個保守黨老爺——恕我懶得查他的姓名——大罵共產黨及其「旅伴」。（原文是 Fellow Traveller，不是 Follow Traveller，而且也不應譯作「尾巴」）引起當場哄堂大笑。以後邱吉爾在海牙演講，以及廣播員在無線電中論政，常用此詞。這是英人的幽默，彷彿羅斯福太太在倫敦參加羅斯福紀念像揭幕後，在招待晚宴中也用過此詞，但決不是中國的「尾巴」。美人引用「旅伴」二字，我想亦無「尾巴」之意。

自捷克政變以後，英人一度頗為歇斯的里，曾一度宣布要清除國防部門中的共產黨員，使其轉業其他部門。但後來並未雷厲風行。現在對蘇俄雖仍有戒心，但已宣布將恢復英蘇貿易談判。蘇方宣稱願恢復美蘇談判，英方認為蘇有誠意。近來對內無線電廣播已不十分攻擊蘇聯，惟對歐陸廣播仍多抨擊，這也可見英人不欲引起二國人民惡感，惟對歐則表示仍堅持西歐民主傳統，不像美國之一味冒失也。

吳世昌　五、二十八　牛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十七期

三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本期作者

譚崇台：武漢大學副教授
嚴仁賡：浙江大學教授
龍正大：南昌葆靈女中教員
史靖：
劉子健：華盛頓大學

論日本賠償問題

譚崇台

時下討論日本賠償問題的文章很多，本文祇願討論三事：（1）處置日本賠償的機構是否健全？（2）經濟水準與賠償的關係。（3）美國對日賠償政策是否在變？變的理由是否正確？前兩點是日本賠償問題的重心，後一點是美國對日政策的檢閱。

（一）處置日本賠償問題的機構是否健全？

盟國處分戰后日本的「最高憲法」是盡人皆知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七日由中英美三國共同發表的波茨坦宣言（Potsdem Declaration）。解決日本賠償和戰後日本經濟水準（一稱工業水準）的最高原則是宣言第十一條：「日本得保有足以支持其經濟而支付適當的實物賠償之各種工業，但凡可以使其重整軍備而再起作戰之工業則不在此例」。根據這「最高憲法」而議決種種對日政策的機構是由十一國組成設在華盛頓日本大使館舊址的遠東委員會 Far Eastern Comm ssion），照它的委託範圍條款（terms of reference）第二條的規定，遠東委員會之功能有三：第一、制定使日本履行投降條件的政策；第二、覆核盟軍最高統帥對於政策的運用；第三、討論其他由各國提出的有關事項。遠東委員會通過一個政策之後，即向長駐東京的盟軍最高統帥（Supreme Commander for Alli d Powers 簡稱盟總 SCAP）發出命令，盟總根據所接到的命令在日本執行。同時，根據莫斯科議定書（The Moscow Agreement），中英美蘇四國在東京設有盟國對日委員會（Allied Council for Japan）以檢討盟總在日所推行的政策。因此，處置日本問題的機構，在形式上具有三權分立的情形——遠東委員會立法（也兼有覆核之權），盟軍最高統帥執行，盟國對日委員會監察。同時作為立法機構的遠東委員會中，中英美蘇四國具有否決權，這更是最高的保障。

但不像聯大會議一樣，遠東委員會中具有否決權的國家，對於否決權的運用，總是極端審慎。因此重要問題遇到中英美蘇四國不同意時，總是商量又商量，不付表決，結果互成懸案。而盟軍最高統帥對於政策的運用（Implemen tation），如發現足以有損佔領軍安全或引起日本的災害時，自有變通的（disc etionary）權力。同時遠東委員會委託範圍條款第三條又曾明白規定：如遠東委員會在緊急時期沒有迅速的行動，則美國政府對盟軍統帥有直接發佈臨時命令（interim directive）之權。這種規定，替美國對日的特殊權威開了一個大門。遠東委員會對政策執行既有覆核之權，但地理上的遙遠使它往往形格勢禁，鞭長莫及。而盟國對日委員會的組織慣例，又確定盟軍統帥為會中的當然主席，結果，大的問題，根本無法討論，小的問題也總是一頓爭吵，不歡而散。

由此看來，這些管制日本的機構，漏洞很多。一方面，美國的權威特別高；一方面，否決權的擁有事實上變成了空頭的光榮；又一方面，盟國對日委員會對盟總的處置缺乏有效的督察權力。結果是立法綏滯，監察無能，而行政跋扈。這些就是處理日本問題的機構的基本弱點。日本賠償問題演變到今天的局面，和我們上述的情形是有極大關係的。

（二）經濟水準與賠償的關係

波茨坦宣言規定了日本賠償須為實物賠償（reparations in Kind）。鮑萊計劃建議應以各工業之生產設備（facilit es）而非其經常生產品（current production）作為賠償。遠東委員會決定賠償對象時即採用鮑萊計劃的建議。鑒於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生產品賠償方案使德國戰鬥潛力依然保持，遠東委員會此種辦法實為明智的決定。但日本賠償的糾紛也在

此種下因子。因爲工業生產力水準在技術上的決定牽涉極多而規範極難，不如生產品賠償在數量上較易確定，而賠償數量的多少亦可因分期交淸的方法而加多，生產力的賠償則有最大的限度。

賠償與經濟水準二者間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保留的經濟水準以上的生產能力即是賠償，移作賠償後所剩餘的工業生產能力即是經濟水準；賠償數量大則經濟水準低，經濟水準高則賠償數量小。一方面的決定則兩問題同時均獲解決。但剛才說過，日本現存工業生產能力（exisiting capacity）爲一固定的數目，此數目在經濟價値上也有一定的大小，而波茨坦宣言又曾明白規定日本民族的和平生存必須維持，因此經濟水準應依一定的原則維持於一個限度，結果，移作賠償的生產力在總生產力中不過估一部分，而數目並不太大。照美方技術人員的估計，如日本維持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間的平均生活水準，則可資賠償的工業設備的美金價値不過五億元。這個數目還須由十一個國家分配，即我國取得百分之四十的比額，亦不過兩億美元，比起我抗戰八年的財產損失人力損失數額不過五十分之一或二十五分之一。所以，對賠償的本身，如數目的大小多寡等等，我們不要存很大的希望，但把它作爲規範日本戰鬥潛力的手段來看，我們便不能不對它特別注意。易言之，注意的目的不是賠償的本身，而是受它影響的經濟水準，因爲日本的經濟水準就是此後日本的國力根據，其重要性還在「賠償」以上。

日本經濟水準規範，遠東委員會已通過一般的原則，即以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五年中日本的平均生活程度爲準，再加上人口的增加，技術的轉變等因素以求得和平恢復年的經濟水準的高低。此項原則可適用於每一特定工業，但也不機械的應用到每一特定的工業，因爲此原則爲一般性的，它的目的在使恢復和平年日本每人的（per capita）總括的（overall）生活程度與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階段相等，依此原則計算出的經濟水準稱爲最後水準（final level）。但此項水準的計算非一蹴可幾，爲了使盟國得一絕無問題的賠償範圍的概念——即經濟水準之最高點不逾於此，遠東委員會會有所謂臨時折遷（Interim Removal）的規定，同時爲了安定日本人心使一小部分生產能力得以開始活動起見，遠東委員會又有所謂確實水準（Assured productive Level or Assured Capacity）的規定。此兩項水準不過爲一概念上的規範，在實際上無多大作用，但它們給最後水準規定出一定的幅度，最後水準最高將不逾臨時折遷，最低將不過確實水準，如果說確實水準是最後水準的「floor」（地板），則臨時折遷有如最後水準的「Ceiling」（天花板）。

論日本賠償問題者必先明瞭上述的三個概念，否則必感到遠東委員會對日本賠償政策的錯綜紛亂。至於近一年來由日本自運回國的賠償物品，則是所謂「先期折遷」（Advance Transfer）。此項賠償物資之所以提前劃出，係由於美政府對盟總發出的臨時指令，使一小部份的賠償物資先行分配中菲英荷四國，故與經濟水準在法理上無重要的關係。

（三）美國對日賠償政策是否在變？變的理由是否正確？

前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對日賠償政策確實在變。美方的臨時指令以及盟總的片面行動所給與日本的縱容，姑且不說，在遠東委員會中，美國的態度確實天天在變。鮑萊計劃代表初期美國對日政策的精神——厚惠盟國，嚴罰日本。鮑萊計劃在遠委會所引起的影響很大，臨時折遷一案也淵源於此。但隨着時間的轉移，鮑萊計劃在美國海陸軍部受到反對，結果鮑氏引退，鮑萊的計劃也從此被美方置之高閣。最後水準的根據年度，照遠委會大多數國家的初意，本來要選定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年度。因爲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即開始發動侵略東北之戰，若以一九三一年或以後年度的國民需要爲準，則難免其中含有軍事上戰爭上的需要。但由於美方的反對，結果以一九三〇年以前日本統計資料不全爲辭，選定了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階段的平均生活程度作爲標準。照此計算而得的經濟水準是否過高，本文以篇幅關係無法詳述。但舉一端爲例：日本在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階段的糧食消費水準爲每人每日二•二七〇卡洛里（calories）。試問作爲戰勝國的中國的平均生活程度是否有如此之高？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階段的標準由遠委會通過了，但美國依舊不滿足。去年四月在遠委會又提出一所謂最後賠償折遷方案（Final Reparations Removals of Industrial Facilities From Japan），照此方案，日本經濟水準將由美方的計算而決定，賠償的數額也不再有增加，此方案所提出的具體數字，以事涉機密，未由遠委會公佈，但從報上所透露的側面消息，知道所列的賠償範圍既小，許多重要工業均未列入，而規定的水準又高，與臨時折遷數字相去極近。

斯揣克報告書和德萊普計劃雖非美政府的官方文件，而且未經美方代表在遠委會正式提出，但以許多先例看來，一個技術團體的建議往往是美國新政策的先聲。去年此時，在華盛頓就已遍傳有所謂斯揣克報告書了，而當時遠委會各國代表以此事向美方代表相詢時，美代表避而不答。時間短短不到一年，美國忽然將它公布，隨之而來的是種種與遠委會政策不相容納的消息，如日本紡織業的膨脹、商船隊的擴充、輕金屬工業的再生、八幡製鐵所的爐火復熾等，而最令人驚異的是在毫無理論根據蔑視遠委會的存在的德萊普計劃的公佈。山雨欲來風滿樓，已經再變三變的美國對日政策，又要大變了！

美國反對日本低工業水準，一般所舉的理由不外是：（1）增加美國納稅人的負担，（2）日本經濟無法自給，（3）日本經濟情形不安可能引起赤化而構成世界混亂的新因素，（4）世界的總生產量因此減低。

上述四點理由，第一點在宣傳上是所謂「內消」（domestic Consumption）的作用，其他三點也頗費商榷，因爲照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階段的消費範型（Consumption pattern）和貿易範型（trade pattern）推算，在和平

恢復年的國際支付差赤字數目並不太大（對此問題，筆者已爲就「和平恢復年日本國際支付差之估計」一文，將在另一刊物上發表），而且此項赤字數目可用糧食節約等辦法來減低，如二二七〇卡洛里的每人每日消費熱量減少百分之十五，入超即可減少美金約八千萬元。經濟水準降低不一定把日本驅上赤化之途，而財閥系統的消滅倒可以使日本走向眞正的民主的道路，如戰鬥潛力保留不去，則軍國主義的復活一定構成新的世界危機。最後，日本生產能力減低固使世界總生產量減少，但日本工業的任意膨脹一定會使亞洲各國新興的生產力消滅。這部份損失，美國人何以不加計算？

報告或計劃不過是文字上的鋪陳，理由的辯爭也不過是邏輯和事實的證述，所担心的却是美國政府的行動，儘管有遠東委員會的否決權作爲我們最後的保障，但別忘了美國有對盟軍統帥發佈臨時指令的特權！

日本賠償問題，在今天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從遠處看，它關係我國此後的百年大計，近處看，它關係我們民族工業的命運。我們不能不憂心忡忡，不特怕它構成「中國之遠患」，更怕它引起「目前之近憂」。

六月十一日　珞珈山

社會主義乎？「新資本主義」乎？

嚴仁賡

一

生產的目的在於消費；消費的目的在於滿足欲望。欲提高一社會的生活水準，須先提高其人民消費的質與量；然而欲提高人民消費的質與量，又有賴於生產的提高。自個人方面言，個人欲消費，須先獲致可供個人消費的有形或無形的貨物，或事先獲致可以換取這些有形或無形的貨物的媒介物，如貨幣。在貨幣經濟下，個人藉生產創造所得，藉所得獲致有形或無形的貨物，乃用之於消費，於是欲望得以滿足，生活享受得以充實。要之，消費爲經濟活動之最終目的，但是生產才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

社會上每一個消費者必同時是一個生產者。生產多便可得生活上的享受；生產寡則只能得到較少的生活享受。事之公平，本無逾乎此。無奈，生產乃是幾種人的合作事業，從事生產須幾種人參加。而這幾種人，有因地位權勢超乎常人，亦有因地位權勢種種不如人，因此自生產獲得的果實，也就有的超出他供獻於生產上面的價值，有的則遠不及他供獻在生產上面的價值之大。這種純由於權力關係造成的分配不公，我們稱之爲「剝削」。因有剝削之存在，於是財富乃趨向於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造成貧富之懸殊，苦樂之不均，而社會動亂亦與以俱來。公平的分配，不只於可以消除社會的不齊，且亦因分配較均，消費總量擴張，多數人的生活程度亦可藉以提高；於是生產乃得振興，經濟乃可繁榮，社會乃有進步。由是觀之，從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言，分配與生產同等重要，未容軒輊。

舊日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活動爲農業。然農業受自然定律（如報酬遞減律）規限，生產能力不能無限擴張。生產既薄弱，於是由生產而得之果實便大部爲有力者攫取，造成剝削關係和財富的偏在。因剝削與偏在，消費亦無由提高，生產亦無以振興，一遇荒歉，即有飢饉。這局勢，持續到十七十八世紀，直至資本主義勃興後，方因生產方向和方法的擴充改良，開始改觀。此時而後，生產始大量增加，財富始加速累積。惟一般生活水準雖曾提高，仍因剝削關係繼續存在，所以反使財富愈趨集中，分配愈趨不均，此乃因生產雖增加，人民尚未能普遍平均沾受其益之故。一個經濟制度，應該不僅一方能維持高度的生產，但儘憑高度生產，並不就能保障全民享受舒適的生活，所以另一方面它並須照顧到社會分配的公平。這也就是現代社會主義之由來，亦即是世界經濟政策演變的大趨勢。總之，舊日的封建社會，既不重生產，亦不重分配；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只重生產，不重分配；惟有社會主義的社會，才能夠兼顧生產與分配。

但是，果然認爲資本主義制度，便完全忽略分配問題，依然不對。因爲在近代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已利用財政政策，用累進課稅取自富人，以社會性支出普及大衆。這抑強扶弱的原則，比之綠林豪傑劫富濟貧的精神，本無多讓，而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却已視爲當然，逐步推進。以故今日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主要區別尚只是重心不同和行動緩急不同，非方向相左。

這裏既然提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忍不住我要先來駁正時下流行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認識上的兩項錯誤見解，因爲這兩項流行的錯誤見解，顯已產生了災害。一個錯誤的見解是以爲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區別，只是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生產事業的資本屬於私人；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生產事業的資本屬於國家或社會。這一個解釋，顯然是把「社會主義」（Socialism）和「社會化」（socialization）兩辭相混了。照這個解釋，則德國在納粹治下實施的工業國有政策，我國今日實行的國營政策，也都應該是實行社會主義。豈非笑話？應該認淸，生產事業國有雖往往爲實施社會主義者所習用，而實施社會主義的政策，往往又無可避免的走上生產工具社會化的路子；不過這種方式並非構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條件。區別一個經濟制度之爲社會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國有或私有更不是一個理想而合理的標準。另一種錯誤見解，是以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有區別，只在彼此之生產方法上有區別。這見解也是錯的，錯在將另外兩個名辭弄混了。原來工業革命後發軔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在生產方法上面具有特色，這特色，主要是它在生

產方面採用間接耗時的方法和大額資金之投入機器與固定設備，也就是所謂的「資本化的生產方式」(Capitalistic Method of production)。二百年來，工業生產資本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加寬，生產的程序愈拉愈長，而生產效率亦逐漸提高。然而雖則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資本化的生產方式，並也產生了近代的物質文明，但是資本化的生產方式和近代的物質文明，尚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專利品。誤以爲資本化的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專利品，於是在分辨一個制度之爲資本主義制度或否，便純從此一制度之採用資本化生產方式與否，而鑄成大錯。這是又將「資本主義」(Capitalism)和「資本化的生產方式」(Capitalistic Method of production)兩辭混爲一談了。新近「經濟學人」主筆英國經濟學者 Geoffrey Crowther 也曾說：美蘇兩國經濟制度的近似程度遠超乎兩國和其他制度間的距離，這是指生產方面而言，他覺得蘇聯也如此的重視資本，無異於已丟棄了社會主義。因此，他稱斯太林爲「歷史上最大的資本家」。他的這種解釋，足以引人入於迷途。

二

現在讓我們談談中國的自身問題。中國有一句老話兒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實際，在一個封建的，生產不振的社會裏，縱使分配平均，大家的生活仍然提高不了許多。不過中共今日似乎就是在實踐這句老格言。今日中共的努力並不在生產能力薄弱的農村，却也切切實實大刀闊斧的施行均等。所以「均」的結局，竟至耕地面積愈發小經營愈不經濟，而大家分到手裏的東西也愈來愈少得可憐。說句話，這種求均的手段爲一時的利便則可，作爲長期的打算顯甚不智。因爲我們現在患的病，不只於病在「不均」，同時也病在「寡」。一方面我們需要均等，另方面我們更不能忘情於增加生產。前面我曾說過，這個雙重的目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面才可以有把握的全部實現。這應該是我們的理想。我這看法，不見得人人同意，但大體說來應該沒有多大毛病。其次，說到達到社會主義這理想，究應採取怎樣的步驟，關於這點，大家的看法頗不一致。我願意先看看張東蓀施復亮兩位先生的見解，然後再說說我個人的意見，因爲他們兩位是對社會主義最具熱忱的。

關於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應採取怎樣的步驟，東蓀先生曾經發表過意見，他說過：「就人類言，最理想是一個民族經過充份個人主義陶養以後，再走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路。」「中國沒有經過個人主義文化的陶養而遽然來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遺憾」。爲了補救這個遺憾，我們必須一方面補習社會主義，一方面更要加緊的補習自由主義。這個，他比作一個小學畢業生跳升了大學，尚必須補讀中學的課程似的。（以上均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觀察四卷一期）。這裏東蓀先生所指的「個人主義」，若從經濟上面講，應該就是自由企業的和容許個人充分謀取私利的初期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正當的經濟發展程序，依照東蓀先生的理想，理應爲先從封建社會進爲資本主義，然後再由資本主義進而爲社會主義。若是從封建一下便跳到社會主義，這叫做「躐等」，所以「今天這些產業落後的國家，才從封建脫出，即踏入社會主義。這樣的一跳（即躐等）乃是問題所由發生的根本。」（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觀察四卷二期）。話雖如此，但東蓀先生倒還沒有積極的主張我們現在應該先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稍後再實施社會主義；不過他已無疑認爲「躐等」是可憾的，是要出毛病的。

復亮先生似乎比東蓀先生態度積極得多了。他認爲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基礎。但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爲中國設想，她在推翻封建勢力以後，需要或長或短的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在這一個階段中，我們仍可縱容私人資本家去追求個人的私利；因爲從這上面我們可以換來生產的增加。等到生產大量增加，備具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後，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這個中間階段的制度，復亮先生稱之曰「新資本制度」，以別於所謂英美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廢除剝削與增加生產」，觀察四卷四期）

我希望我沒有錯會復亮先生的原意。如果我沒有錯會復亮先生原意的話，我仍然不懂他所稱的這個「新資本主義制度」，到底「新」在甚麼地方。復亮先生這個「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據他自己說，是「不僅容許剝削關係的存在，而且還要鼓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也就要擴大剝削關係——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這種從表面上看來的矛盾，在實際上却得到了合理的解決，就是在消極方面，以改善分配關係的方法去限制剝削，在積極方面，由提高社會的生產力而增加全社會的財富和勞動人民的分配額。這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容許剝削關係存在的理由。……只要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還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我們就應加以利用，不可無條件的反對。」（引同上文頁九）。本來近代資本主義制度之爲人所詬病，除去它誘致經濟的動盪以外，就是這個剝削關係的存在最爲惱人。資本主義制度不是自己不知道這毛病，若干年來本已多方去限制這種剝削關係，尚不夠徹底。因爲剝削關係存在，所以社會生產力縱然提高，社會的財富縱然增加，但勞動人民的分配額倒並不能比例的增加。這是很明顯的。「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旣沒有消除剝削甚且還「擴大剝削關係」，試問怎能就能消極和積極的改善分配關係，增加勞動人民的分配額？除此以外，對於經濟的一盛一衰，失業與仍它又未嘗尋出防治的方法，旣然是「英美式」資本主義制度中一切特色把它們保留無遺，我不大懂它和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究竟有甚麼基本的區別；所謂「新」，新在哪裏？

惟一可以想到復亮先生仍然對於這個「新資本主義」經濟如是熱心的理由，或許是他把目標放在生產方面，以爲認真的實行社會主義，生產必不能如所期的增加；或者是他把它即實現社會主義看做只能達到「均等」的目的，而必須犧牲「增產」的目的。他主張實施「新資本主義」無非爲的先實現「增產」

，待生產大增獲有改良的物質基礎以後，再實行社會主義。但是事實上，這完全才是多餘的。前面我已說過，資本化的生產方式本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專利品，實行社會主義不就是必須放棄一切資本化的生產方式。「均寡」和「增產」的兩個目的，並不衝突，可以並行不悖，非如魚與熊掌之不可得兼。

三

從封建社會一躍而爲社會主義制度非不可能；不只於可能，而且不就是有所犧牲。蘇聯的經驗是個顯著的例子。帝制時代的俄國，本是一個濃厚色彩的封建社會。她的農奴制度直到一八六五年方才廢除，到今日尙不過八十多年。直至二十世紀開始，工業還沒有發達，在她的人口裏面，還是有百分之九十的農民。階級的區別判然，壓力的使用成爲慣常。直到革命的前夕，其封建色彩之濃厚，較今日我國尤有過之。「寡」與「不均」，兼容並蓄，比今日我國亦絕無愧色。然而革命之後，她並沒有先走資本主義的路線，她乃是大踏一步一下子便走進了社會主義之門；她在實施均等之外，且又繼續不斷的增加生產，不會因爲獵取均等而阻礙了生產的擴張。甚且她在擴張生產上所表現的反而最爲人所稱羨。資本主義制度耗費了一二百年所得的成就，她在短短二十年間便已趕過牛程。若不是這次大戰折磨她，說不定她今日已然走上農工各業最先進的國家了。不獨生產事業，其他部門哪一門她沒有加速度的進步？我們沒有替蘇聯吹噓的必要，這本是大家熟知的事實。東歐的幾個小國過去也是一直留滯在封建的階段，今日的新經濟政策也復以改良分配與增加生產雙管齊下。多少年仿效資本主義的老路子總走不通，如今短短時程成就已大有可觀了。固然，民情、環境、政治制度種種差別可以影響各自的成就，不過最低限度我們已獲有充分證明，並不是在實行社會主義推進均等工作之際，就必然阻礙了生產擴張。這是完全靠不住的。實際上，分配問題和得合理解決，參加生產者的情緒可以提高，未始不可以增高生產效率。生產本來是需要幾種人的合作的。私有資本制度只顧了鼓舞供給資本的人的情緒，忘記了鼓舞供給勞力的人。分配關係改善，生產效率是可能提高的；改善分配，更無礙於生產的原則。美國有一些開明的實業家現在試驗一項工人分股的辦法，生產效率確會有顯明的進步。

轉過來爲我們自家想想，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會經耗費了二百年的時光才進到今日的景況。我們今日既沒有二百年前工業先進國家所備具的優良環境和優良條件，又怎有足夠的耐性，等候我們這新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多年再去談社會主義？總這個圈子等這末長時間，都是多餘的。我們北方有句俏皮話叫做「脫了褲子放屁」，專門用來笑話愛繞圈子的人。如果社會主義這屁非放不可，褲子脫不脫既然無關，自然不必多此一舉。

四

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今天這階段，比起前期的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已顯示出重大變化。這點不可不知。在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重要的生產事業，已漸漸趨向於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集中乃所以增高效率減低成本，這是自然的趨勢，就社會全體言，並非盡屬有害，然而自由和競爭的程度則已一天天的淺薄，少數經濟巨頭，實力雄厚，多數且掌握重要的資源和交通工具，操縱重要的銷場，故他人競爭已無從競爭，自然更談不到自由。這個重要的發展，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A. R. Burns 在他那本 "Decline of Competition" 裏面，說得十分透澈。正統經濟學者所假定的完整競爭的市場，本來就是一個抽象的理想；時至今日，不說完整競爭，就連多數人的競爭，範圍也已日趨狹小。然現代的物質文明，許多人却認爲純粹由資本主義下這個自由競爭制度一手締造。今日競爭沒落，這制度亦已失去刺激生產的作用。此其一。

其次，在從前，一個個人，窮數年之力，可以製造一隻火車頭，一只電燈泡，或一部汽車，而令世界改觀，個人成爲鉅富。這種事蹟，到今日只可供我們稱讚歎，已不可再見。近代的科學研究，走向精密之途，每個研究部門牽涉的方面也愈來愈廣。新的和重要的發明，必須聚集若干聰明的腦力，積年合作努力方可實現，絕不是依靠一二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做到的。比如原子彈的研究和製造，即會動員今世多少副最好的腦子，(best brains) 多少位物理、化學、生物、工程、生理、醫藥各方面的大科學家，依然化了許多年的不斷合作與努力才能以貢品問世。在現代，進行一次重要的科學研究和試驗，尤其不是私人的小小試驗室對付得了的。現代的科學研究和試驗，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又極費錢。所以現代的重要科學發明，多數從學校、政府、或大公司大工廠附設的大規模試驗室裏面出來，今日世界，已經不能再產生司蒂文孫第二，愛迪生第二，或是亨利福特第二了。再有，今日的科學家，既已無因發明成爲鉅富的可能，也無復賴發明而致富的願望。他們經常所得酬報，只爲固定的薪金；他們肯於埋頭研究，不復是因發明可以致富；他們認爲個人的成就和對社會的供獻，比金錢物質的酬報更爲可貴。如果認爲爲了不值幾文錢的錦標而在運動場上拼命的運動員是傻瓜；那麼今日的科學家也全是傻瓜。昔日因爲發明可以致富誘使人競於追求進步，但今日豐厚利得亦已不復是刺激進步的主要推動力了。此其二。

而且，生活在現代資本主義下面的這些大企業家們，不僅有時不是積極推動生產的改進者，反而時常成爲進步的阻礙。在美國，科學家獲有新的發明或改良，未容實用推廣，即常爲與此項發明有密切關係的大資本家高價收買以去，而束之高閣，因爲他恐怕新發明問世以後將影響他原日產品的銷場，甚至影響到這使他廢棄原有生產設備的一部或全部。現代工業，規模是多大的，投入固定設備的資金也是鉅額的。如果因需求之轉向使經營者不得不廢棄他的一部分或全部分的生產設備，損失之大也是可以想見的。誰願意任而多年的心血，付之東流？此其三。

再者，近代工商業，由於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一般採用與推廣，一個事業

的所有權和這個事業的管理權，通常不屬於同一個人。股東只有所有權，不參加管理；經理雖負管理之責，卻不是股東。他經常收到固定的薪俸，公司的損益和他無直接關係。這情形，和一個國營政策，下一個生產事業聘請經理替國家經營這份事業，在經理個人利益上面的感覺，不會有太大的差異。既然私營股份公司的生產事業，沒有降低管理的效率；僅僅所有權的轉移不一定生產效率就非降低不可，主要還是要看組織好壞和經營管理的完善與否而定。此其四。

多少人仍然留戀於資本主義，就是因爲看到過去這個制度曾經因爲私人由利得的鼓勵和自由與競爭，有促使社會進步繁榮的能力。但是時至今日，它的這個優點已不復存在了。然則資本主義制度，能有甚麼優點還值得我們留戀？

或者依舊有人懷戀着資本主義制度，乃是因對當今國營事業感到失望，於是搖動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這是很不幸的。我們的國營事業效率不够理想是事實。但是主要還是人事或組織或管理上政策上有缺陷，不能全怪到制度上。我們的國營事業最足令人指摘的，倒還不是它的經營的效率，而是我們在若干工業國營之後，沒有緊跟着實施計劃經濟（現在的遇事干涉當然不是計劃的一部分），全部事業失去重心，忽略政策。主持國營事業的人以爲工業只要國營，則藥到病除，資本主義制度下面所產生的一切災難全都可以避免。這種見解最不通，太危險。光就效率而言，我們的國營工業固然很差，就是我們的所謂「民族工業」也不見得高明。今日我們的所謂「民族工業」，有幾家眞正的可以和國外的工業比擬？有幾門不是把國外運來的大罐子拆開來改裝小罐小瓶貼上中國字的紙招拿去批賣？今日的所謂「民族工商業家」，有幾人不自認爲在社會上有特殊身份，又有幾人沒有政治的瓜葛？會見他們不比見中央要員容易，櫃台裏的面孔不是和衙門門官的臉色一樣的難看？私人企業不免於貪污，亦係有目共睹。經理的人可以假公濟私，可以借着地位和便利挪用公款投機取利而不以爲異。這算不算貪污？很多事情都是人的問題。如果人謀不臧，無論國營私營，一樣的糊塗，並無軒輊。我們若是對國營事業失望，就該對私營企業悲觀；若是對社會主義擴大國營範圍的前途抱隱憂，對於改行新資本主義擴大私營範圍也沒有可以令人樂觀的理由。光就經營的效率這點講，私營不一定比國營高明多少。光從經營的效率這點講，也沒有開倒車或繞遠路的必要。

六，十一。

一個大學畢業生對於大學教育的意見

龍正大

近來許多報紙雜誌，陸續發表了不少檢討現階段教育的文字，其中大半是談高等教育方面的。批評多於建議，對今日大學教育的錯誤與缺陷，多方指摘，情急言切，痛快淋漓。我大學畢業，忽忽一年，回想幾年來的大學生活，不禁感觸萬端。的確，我們的大學教育，已臨到非變不可的時候了。身受體驗之餘，願意提出幾點意見。

目前大學教育，過分傾向專業化。教育部修正公佈的大學法，確定大學教育的目標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最近教部召開的教育問題檢討會議，大多數人士也堅持大學教育是追求眞理，注重專精。短短四年功夫，究竟是否能完成上述目標，我很懷疑。我倒同意另一種看法，大學教育只能培養學術研究的基礎，同時卻有一個更重要的目標，就是自由人格的完成。一個大學生必須先是「通人」，然後才能成爲「專家」；忽略了這一點，將使大學成爲研究院的「先修班」抹殺了大學教育的主要功用；充其量，也不過造就了許多一曲之士而已。所貴乎大學生者，爲其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爲國家社會的領袖人才，若僅一技之長，殊不足以語大。「通」是明理，「達」是應事。就明理說，是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理論上能融會貫通；就應事說，是指理論知識與實際行動，在生活上應打成一片。換言之，大學教育的功用，在培養學生解釋生活現象，實現生命價值的能力。一個大學畢業生，假如對某一學科特具興趣，他可進入研究院，更求深造。大學注重通達，研究院着眼專精；祇有如此，大學與研究院，始能同時並存，而各自獨立發展。

不幸得很，我們的大學教育，在目標上竟與研究院混淆不分。現行大學課程過分專業化的結果，產生大批「早熟」的專家；而且名爲專門，其實不成家數。這一批有術無學的青年，一出校門，每每不能控制自己，適應生活，遑論改進社會，造福民生？今後大學課程，亟應修正過深過早的專業分化的傾向。哲學、普通心理學、生物學、應爲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年來教部規定「哲學概論」爲文法學院學生共同選修科目，用意至善。但理工農科學生，又豈能缺乏基本的哲學修養？哲學，就其精深研究方面說，固屬談玄說理，辨析幾微，

似乎迂闊而遠於事情。但就其認識生活，指導行為的作用來說，卻是很親切，很實際的。不過，教材內容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對大一學生講授的哲學概論，應該站在文化觀點，討論哲學與社會人生的交互影響作用；闡釋推理方式與形上思想、人生態度、社會理想的錯綜關係。務使其接近常識，切合生活，避免蹈空清談，和經典主義的教學方法。

近代心理學與生物學的發展，使我們對人性的認識，日益清楚而深刻。實驗心理學的發展，使人類行為獲得合理的解釋，過去種種關於心理活動的神秘思想，已大部分廓清了。生物學擴大了我們的眼界，由於人和生物的比較觀察，使我們得以明瞭自己和其他生物相同的地方，明白自己所受生物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認識了人類異於其他生物的地方，尋求如何發揚人性，調適生物之性，庶幾由個性的自覺，促成社會生活的進步。做一個現代的公民，倘若缺乏生物和心理學的常識，他只能算是一個「半自由人」，因為他不能瞭解自己，不能超越自我的限制。

其次，每個大學生都應該有社會、政治、經濟學科的基本修養。理由很簡單：一個自由人格的公民，應該負有一種社會的責任——發展人類全體的生活。他是社會的一分子，他的行為應該以社會正義為準則，不應該以自我利益為中心。他應該瞭解社會如何影響他，他如何影響社會。唯有具備社會、政治、經濟的基本知識的人，纔能明白應該怎樣應付環繞於其左右的權力組織、社會關係、傳統觀念、和經濟活動。

話得說回頭來，現行大學課程，已嫌科目繁雜，要是再加上述學科，勢必要把全部課程重新調整，廢除一些不必要的科目。最近教部召集大學課程討論會，有減少各系的必修學分，增加選修科目的提議。究竟減少那些學分？增選那些科目？因為未見公佈詳案，不敢妄加臆斷，就原則上說，這個提案是開明的，進步的。我認為大一國文和英文應該首先被刪除。高中既為升大學的準備教育，這兩門工具學科，理應修習好了。高中教育失敗，學生程度低落，應該從學制、教材、教育方法上，根本救治。現在頭痛醫頭，拿大一課程作高中的補習教育，這是一種莫大的浪費。況且大一學生，程度參差，有的國、英兩科，需要補習，有的已經達到水準，現在不分皂白，一律必修，更是極不合理。學生程度高下不齊，影響教材選擇和教學進度，無怪乎欲收補習的功效且不可得了。其次，如僅僅一個學分的倫理學和三民主義，文法學院共同必修的中西通史，理工學院多系共修的普通物理和化學，均係高中課程的複習。尤可笑者，現在許多中學，為了提高學生程度，高中理化兩科，已採用大一教本，進入大學後，又強迫其溫習一遍，這是什麼理由？文法學院各系，各有專史，中西通史純為高中歷史的複習。其實若不從改進中學歷史教學下手，去提高學生程度，則自高小至高中，八年訓練還不夠，大一一年的通史，竟能收效，豈非奇蹟？況研究社會科學，歷史知識必須豐富，現在是過去的延續，社會科學上每一問題，都有歷史背景，離開歷史觀點，幾乎無社會科學。一個打算習文法的學生，對於歷史必須具有相當的素養，現在高中把史地列為輔科，地位無足輕重，這是極不合理的。

歸根結柢一句話：減少科目，要拿和高中重複的課程開刀。另外我建議設立一些綜合課程。目前各科教學，有一個通病——絕緣式的教學，把一種課程孤立起來，和其他學科隔離。譬方說吧：教政治學的，儘管就國家、政府、憲法，幾個問題做中心，把各家學說排列起來，講一大串的原理和規律，只要能依照論理的形式，自圓其說，便算了事。至於政治制度與哲學思想、社會組織，經濟情況、史地因素四者的關聯影響則非所聞問。考試時，教員照書命題，學生據書作答，彼此敷衍，打發日子。這種百科全書式的教學，偏重機械的記憶，使得學生懶於自動思考，拖沓下去，對於該科缺乏深刻的認識還不打緊，從而養成思想上的惰性，和含糊盲從的生活態度，那就大可哀了。綜合課程的設立，包含了教學方法的革新。把幾個關係密切的學科，綜合研究，尋求其彼此依存，交互影響的地方。如「中國通史」刪除以後，可召設「史地因素與中國文化」，「經濟地理與政治地理」，「倫理學」刪除以後，可另設「哲學、心理」一類的課程。現在大學課程中有「科學概論」一門，據我所知，有好幾個大學，係分由物理、化學、生物、生理各科教師担任講演。這種辦法，表面看來，似乎各有專精，可以兼容並包。其實很容易犯各自為政，互相隔離的弊病。這一科的重心，在一個「概」字，名為概論，貴求會通，求其相關。概論決不是專論的總和。少數大學所以如此做，也許迫於師資的困難，今日大學師資，多專才而少通儒，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此外，還應該設立一些研究現實問題的課程，挽救知識與生活脫節的現象。這可分為「概論式的」和「專業式的」兩方面。屬於概論式的，如「現代社會問題」、「科學．工業．與民主中國」、「民族、地理、經濟、與國際現勢」一類的課程，可列為各院系共同必修。屬於專業式的，則問題繁多，因系別而不同，不能摟指，舉凡國家政策、農工業建設、以及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社會各部門的實際問題，均可專設研究班。在這些課程中，着重考察事實，進行調查工作，根據統計數字，擬訂解決問題的方案。本來學校與社會應該互相溝通，今後大學教育應同時負起研究與考察的任務，不該老在傳授一點理論知識的圈子裏打轉。現在的大學生，多半不知道如何運用學理去批判現實，如何分析現實去修正學理，這是傳統教育的惡果！有些大學注重舉辦專題講演，算是給學校與社會之間開了一個氣窗。可惜那是零星的，放任的。多數學生不一定會去聽，沒有學分的東西，誰高興理會它？因此我提議要列為正式課程。這些課程的名目，僅可由各校審度時宜，斟酌損益，自由決定，不必統制劃一。在這兒，我連帶提出學術自由的要求。在國際現勢動盪，國內政局杌隉的情況下，個人言論遭受到許多限制。尤其在這非楊即墨，帽子滿天飛的時候，一個自由思想的學者，深深地覺得滿懷鬱結，左右為難。因此只有少數正義感強烈，敢於負責的先生們，依然正視現實，就事論事，明辨是非，無所顧忌

。絕大多數教授，即使本身是教政治經濟的，爲了避免麻煩，相率空談學理，不問時務。若設立這些新的課程，恐怕很少人敢担任。我們希望政府能把「論政」與「從政」分開，個人言論在學術研究範圍內，予以充分自由。只要態度公正，雖或言之操切，亦出於愛護國家的至誠，自以容忍之爲是。

教育目標、課程編制、教學方法、和師資問題，在實質上是一貫的。變則俱變，絕不容許分開處理，個別保留。爲了完成通達教育的目標，教學方法也要求一番革新。我們反對集體的教學，贊成個別的指導；反對機械的講演，希望採用研究討論的方式。過去教學進行的主動是教師，今後應該是學生了。每一科的教學，不要再死死釘在課室中和講義上。教師應該有一個完整的教學計劃，編印內容綱要，指定參考資料，讓學生自動研究，上課時報告心得，共同討論（師生應常常舉行個別會談，解決困難，剖析疑問。我們憧憬於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因爲它兼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作用。我們惋惜導師制移到中國，竟完全失效，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東西。我眼看到許多導師，和他的導生四年未謀一面。像這種教師，固然是缺乏熱情，太不負責，可是當教授們每月所得不能維持家人溫飽，兼差兼課，東奔西走，能按時上課，已算賣力，那有閒心情管到這種事情？何況一個導師名下，往往分派到五六十人，導生的興趣不同，程度各別，個個適應，談何容易，認真起來，怎麼得了？我們希望導師制能切實施行，教授担任導師的，課務應該減少，待遇應該提高，導生人數應該有一定的限制，最好不要超過二十人。

考試方法，尤其非變不可！決定一個學生的好壞，要從自學能力、生活態度、治事精神，多方面去考察。這種工作，最好由導師負責，個別調查，隨時記錄。各科教師測驗學生成績，也應該根據其讀書心得，學習進度來作決定。與其按月舉行考試，不如於學期開始時，由教師配合教學計劃，擬定一個問題，開列參考書目，責令學生按月繳交論文一篇。目前大學學生，除上課抄筆記外，寫作論文的機會很少，有些人幾乎四年來只寫一篇畢業論文，而且與其說是寫作，不如說是抄錄更爲恰當，論文指導的先生能注意到自學輔導的，也很少見。至於入學考試，應施行智力測驗，取錄標準，更要重視這種測驗的結果，最近燕京大學在南昌招考新生，已有智力測驗一項目，我們希望其他大學，也能普遍實行。中國教育學會本屆年會中，關於高等教育方面，有人提議設立中央教育研究所，如果成爲事實，我想編製各種的測驗，應該是該所重要工作之一。

上述教學方法的革新，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方面是充實圖書館、實驗室、和博物院，讓教學活動由課室轉移到這些地方去。目前各校財力困難，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如兩個月以前，中山大學校長王星拱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兩先生，先後在大公報發表談話，謂每月經常費尚不够抵消水電開支，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我們不願侈談憲法關於教育經費的規定，我們只提出一句：教育爲百年大計，有遠見的政治家，應該拿出魄力來挽救今日教育財政的危機！

另一方面是師資問題，目前大學教師，可分爲三大類型：一種是條理密察的專家，一種是博洽通達的通人。至於第三種教員，可說是大學裏的寄生蟲，他們撫拾陳言，剿襲成說，支離破碎，無所宗主。東扯西拉編成的一本講義，南腔北調簡直莫知其所云！不幸得很，偏偏這種知識小販，到處充斥，多少有爲的青年，給他們就誤了。爲了大學教育的健康，我希望清除這批「細菌」。現在中小學教師實行試驗檢定，我想大學教員，也應該實行試驗檢定。也許有人以爲這有失大學教師的尊嚴，而且試驗的科目也很難決定（其實，這很容易解決，除所專習的專科外，規定教育哲學與教育心理，爲共同必考科目。時下流行的看法，以爲大學教師可以不必懂得教育學科，這是一種偏見。教師是專門職業，自然該有專門技術，否則不能適應學生個性，因勢利導。現在美國少數前進的大學，已在注意到這一方面，如羅林大學「選聘教員，比較注重他的教學能力，而不注重他的研究精神」。（教育通訊復刊第一卷十一期：美國大學學分制的改進），足見教學技術的注重，已是高等教育的一種新趨勢。即使退一萬步說，現行大學教員送審辦法，相當於無試驗檢定，至少須規定送審時，除專習學科著作外，要檢定一份教學計劃。僅僅證書文憑，那是靠不住的東西！

由於大學教本未經「國定」，讓一些有獨到創見成一家言的教師，可以自由發揮。但是，却也使得那些膚淺浮泛的教員，伸縮選擇之間，有投機取巧的餘地。既然自編講義，自已沒有弄通的問題，儘管性質重要，任意拋開不錄；自已有鑽牛角尖的嗜好，無論怎樣馬虎，一概得其垂青。講義之濫，無過今日！各科教師的印發講義，委實應有相當的限制。有人以爲可由教授會推選學識淵深，經驗豐富的教授，組成教材審查委員會，要審查通過，纔准印發。但是，由於今日大學師資的奇缺，有好些專門課程，往往一校之中，只有一人能開，更有誰來審查？至此，我們不能不寄望教育部聘請專門學者，一方面組成各科教材審查委員會，規定教員送審時，要檢送教材講義候審查；一方面有計劃地編輯大學用書，却不作硬性限制，聽任各校自由選用。

最後談到現行的訓導制度。我認爲訓導處應予取消。現在的訓導處，盡做些婆婆媽媽的工作。審查公費、登記舖位、管理宿舍清潔，這些儘可分由教務總務兩處辦理，不必疊床架屋，浪費財力。況且成千成百的學生，憑一「長」數「員」，如何訓導得了？加上政治鬥爭的影響，訓導處有時竟與學生處於對立的地位，那裏談得上訓導？若能切實施行導師制，對學生生活起了指導作用，很收訓教合一的效果，訓導處自可廢棄。至於各種學生組織和研究集會，儘可讓其自由發展，培養民主風度，完成學校社會化的功用。主要的德目，如正義、同情、負責、守法、容忍、合作、和組織能力等，都可從實際行動中表現，較之教條訓練好多了。況且道德觀念，原是一大串抽象的名詞，必須在生活行爲上，形成一種固定反應，纔算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桑代克認爲：「道德是一種副學習，是人們對自已種種適應環境的活動，所作的合理的解釋。」這話值得人深思玩味。

一九四六，六，一。葆靈女中

美國的軍備經濟

Our New Armament Economy

The Nation May 1, 1948

Fritz Sternberg

在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宣布新的增加軍備方案以前，美國經濟正向着不景氣進行，這不景氣可能在秋季會發生。衰落的趨勢已經可以看得到。最近幾個月裏生產量和大衆的消費量間的差額正在擴大。根據近來總統的經濟顧問局的統計，當前消費者的購買力比了一九四二年以後任何時候爲低落。本年最早三個月裏物價的上漲已把個人收入的盈餘都掃清了。

馬歇爾計劃大概並不能單獨停止這個趨勢。這個計劃固然將增加輸出品的生產，因之維持物價和就業人數，但是在這計劃下，輸出的數量比了一九四九年的水準祇有很小的提高。去年美國輸出淨值約一百億元。購買國支付的方式有好幾種。National City Bank 四月份月報有一個很透澈的報告：三十九億元是美國給別國的貸款，十七億是救濟和復興的贈款，和別國出售在美國資產的款項——他們黃金準備降低二十八億和銀行存款降落十六億。

馬歇爾計劃固然將增加一九四八年的貸款，債務國已沒有多大的黃金準備和銀行存款可以動用了。上述月報有下列的估計：「在政府指導下，對西歐參加馬歇爾計劃的國家的輸出額可以維持。另一方面，對西半球及亞洲和其他各地的輸出可能將低於一九四七年的水準。」所以歐洲復興方案，以其本身說，將抵住一九四八年初幾個月以來輸出下降的趨勢，填補歐洲國家因去年美匯消耗所構成的缺額。美國輸出總額或是美國經濟現狀大概可以不致變動。

但是馬歇爾計劃却並不是減少生產和消費差額的惟一工具。抵制不景氣威脅的還有美國軍備的擴張。美國一九四八年的軍費本來規定是一百十億元；捷克政變之後杜魯門總統在四月一日要求增加三十億，這還不過是第一步。國際部長福瑞斯特已把這數目增加到三十四億元，他所建議今後三年的軍費一共將是四百五十億元。實際上還要超過這數目。現在國防部的預費，就把所要求增加的數目算進去，還沒有包括對西歐復興中各國的軍備租借。

對西歐的軍事援助法案，至少包括布魯塞協定簽字國家的援助，無疑的不久就將由政府提交國會，而且就會通過。三月九日英國在他的白皮書中宣布一九四八年軍費的縮減。英國在經濟復興方案所得到的援助祇夠恢復商業上出入的「常態」，不夠用來作軍費支出的。法國也聲明在聯合防禦方案中，他們祇能供給兵員，但不能供給裝備。其他歐洲的小國的情形也是如此。

對歐軍事援助將增加美國的軍費預算——即使沒有新的危機發生。所有這些一起加在一處，軍費和出超，總數將近三百億，馬歇爾計劃不過占其中的六分之一。這裏應當加重提出的是美國一九四八年的軍事設施的增加比了上邊的數目所示的還要深遠。因爲政府的方案將要建樹一個軍備經濟，包括工廠的建築，大量私人資本的投資，物價的提高等等。這會構成經濟不景氣的因素將被取消，祇要這方案繼續，不景氣也將被延遲下去。可是這軍備經濟却樹立了顯明的新危機。

×　×　×　×

把現在的情勢比作一九四〇年租借法案和徵兵法案成立時的情勢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要避免這軍備經濟的嚴重的後果却不能不明白兩者的差別。

在一九四〇年，當美國開始軍備製造方案，包括租借的和自用的，美國有九百萬到一千萬的失業工人，以及大量停頓的工廠。軍備方案減低了失業，利用了停頓的生產能力。一直到美國參加戰爭，政府才需要確立優先權去保證軍備和消費品的生產。

現有的情勢却大不相同。潛伏在水平線上的經濟蕭條還剛剛開始被人感覺到。生產的水準還是很高，工資和物價在漲，失業人數還很少。戰時管制取消了，私人企業正在享受一九二〇年以來最高的利潤和威望。戰時經濟在這時開始歷在一個充分和有利活動的平時經濟之上。這是美國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新現象。

擴張軍備方案的政治理由已由政府的領袖們說明。他們認爲祇有轉變更多的美國工業能力成爲實際的軍事能力才能阻止蘇聯進一步的擴張。單靠對歐經濟援助不夠達到這目的的；祇有在相信新的侵略將遭遇武力的抵制時，蘇聯才會放棄霸占歐陸的計劃；也祇有美國快速的軍事準備才能使蘇聯相信會遭遇武力抵制。國務院和國防部的發言人都這樣說。

在這裏將不討論這理論是正確性，我所願意指出的是政府的軍事計劃並不是當作備戰或維持已經發生戰爭的工具——這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戰爭時不同——而祇當作防止戰爭的工具，這戰爭現在還祇是一種威脅。換一種說法：一旦蘇聯的擴張停止了，美蘇之間緊張狀態減輕了，這種戰時經濟理論上說來也就得中止，恢復平時的生產。這是那些誠意想消弭那毀滅性戰爭者的假定。

這種結果的不易發生是不必多說的。不經過一次戰爭的痛苦而能把一個戰時經濟變成平時經濟是史無前例的。祇有把一切困難事前先弄清楚了，我們才能希望防止軍備經濟成爲導發戰爭的因素。

美國工業本已充分在活動，現在政府的軍事設施必然將是一個具有膨脹力量。自從管制取消後物價上升的趨勢暫時雖被糧價下落所拉住，必將繼續。政府對物價和生產管制成爲必需了。美國戰時生產曾給二百五十個大公司造大的利潤和經濟權力。於是問題發生了：這個趨勢是否將繼續？新的軍事方案是否將給軍備工業更大的利潤？政府是否準備用過分利得稅去限制或取消他們的利潤？

這實在是現在國會所面臨不斷要求軍費的眞正爭執之點。當幾百萬的退伍軍人再度入伍，再加上幾百萬新的入伍軍人的時候，退伍軍人的團體必須蓄力加重壓力去阻止大企業家，那些已經吃飽了戰時利潤的公司，再從軍火製造的契約中累積他們巨大的利潤。

還有個更嚴重的問題。增加軍費是被提出來作爲維持和平的方案的。假如最近的將來軍備經濟獲得了巨大利潤，強有力的財閥將盡力去維持甚至擴大他們這種贏利的事業。要減輕這種危險，進步的外交政策一定和進步的對內政策同時推進。不然，那個用來防止戰爭的方案即將成爲製造戰爭的工具。

（觀察特約譯者譯）

提高稿費

本刊稿費自七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元。此啓

紳權的繼替

史靖

由費孝通先生的「雙軌政治」所引起的討論，不久前曾極其熱烈。其中關於紳權的部分，更引起過論戰，大致上一種意見是認爲紳權完全要不得，一種意見則認爲在缺乏民權的中國，紳權在地方自治上多少有一點功用。本文的目的不在討論這些，祇在指出一個事實，不管我們怎樣去估價或希望紳權怎樣，而紳權是在日漸衰微了。這在民權抬頭的地方紳權固必然要趨於消滅，即在民權依然脆弱的地方由於豪門集權加強的外在因素和紳權繼替常軌中斷的內在因素雙重影響下，也不得不宣告沒落了。關於前者費先生曾詳論之，此文僅就後者稍敍愚見。

一、繼替的常軌

農業社會階層流動的艱難，造成了社區的穩定，在穩定的社區中，一切依照既存的傳統秩序生活，很少有什麼變動，在一般的地方控制傳統和秩序的人始終不出各該地方現存紳士族姓的範圍，在正常情形之下，大都數脈相承直到今天還看不出有什麼變動的跡象。作爲紳士的人除了純粹依據家人戚族權勢者外，大都是在外面做過一些時候的事情，約莫在不惑或知命之年回到家鄉，收拾田園結束宦遊，承担起他們父祖們創造的或世襲的遺業。

向上推去，他們的父祖也大都是在相近的年齡自外歸鄉，或者把在外經營的收獲帶到故鄉作擴大產業的資本，或者利用在外的聲譽官位維持既得的利益，在這一定的地區之內充分地發揮他們剩餘的生命的效用，一直至於衰老死亡，而在正常的狀況之下，當他們衰老死亡之時必然有子孫繼承其地位，使家族之光不致隨己身之逝而泯滅。基於這個不可免的生命的循環，便必然要自覺的或不自覺的確定一個軌道來完成兩代之間的繼替，這個軌道如何安排，我們從一般鄉間既存的事實中可以得到如下的啓示。

（一）按照一般紳士們過去的家規，家裏都經常請有東席，六七歲左右的孩子就開始發蒙，從三字經讀到四書五經都已熟悉，應付考試的格式文章也已熟練，大約已快近弱冠。就在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都得結婚，然後去功名場中競賽，勝利的自然是按步就班的青雲直上，失敗的也多半要在外面奔走若干時候。在過去讀書的人不多，考試的制度對應試者似留有一個巧合的比例，雖然是一種淘汰的形式但由於人數有節制規規矩矩唸書的今年不取明年或後年總可考取，這一屆不取下屆或再下屆總有機會考取。自然愈向上的考試時間距離愈長名額限制愈嚴考取也就愈難，不過普通祇要能考過秀才在家鄉也就夠有面子，如果他不能取得更高的功名，他也得到外面去做點事情，作幕僚，作有地位的人家的東席，盡可能地去得個一官半職，轉瞬之間大約就該到不惑或知命之年，在這個年紀除非已做了大官不便立時退休外，通常都得迅速返家，因爲這時候應該是他們下輩開始出頭向上考升的時候，也是他們上輩快近衰老死亡的時候。他們的歸來一方面是逐漸接替上代人的地位和聲譽，建立自已的地位和聲譽，并從上代人的指示中去熟悉社區的情況。另一方面是指引下輩人上進的機宜，假定這種情況是全國性的話，他們的引退正是對於職業機會均等有效的實行，自已回家保產讓另一代的人有爬升的機會。這就是一條軌道，所以一般鄉間的紳士都是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就仿效他們的父祖一齊回到故鄉，繼承先業。

（二）計算一下三代的成長，必需有六七十年的時間才能有效的配合，不能作這種長時間的有效配合的人家，他們的結果是沒落破敗。不能作這種有效配合的大約有三種情形：1.上一代人早死，自已的功名地位皆未確定，向外發展吧，家鄉無人照顧；留在家鄉吧，自已的威望不夠，社區情形不熟，在社區人心中聲勢實不免降落。2.自已突然夭逝，使老少兩代來不及銜接，當上一代人一旦逝去，孤兒寡婦正是鄉里欺凌的對象，儘管以後下代可以掙扎起來既得的權勢則必須中落。3.自已和上代人已做到有效的配合，却缺少下一代的接替。前兩種情形除了掙扎和補救而外惟訴諸天命，後一種情形則必然要造成權勢以致香烟的中斷。因此情形最爲嚴重也就最需要作有效的補救和防治。補救和防治之道一是早婚鼓勵生育，一是納妾過繼。然而補救和防治的結果，固然有的時候可以繼續香烟和權勢，但伴隨着而來的却是另一些不幸的後果。我們曾經說過社區中階層的流動艱難，上升固不易，下降的情形也少有。所有的下降的人家除了有因子弟墮落破敗者外，主要的則是上述的兩個原因，第一是生命成長的常軌失去有效的配合，第二是由於鼓勵生育造成人口的過剩，納妾過繼釀成家族之內的許多糾紛，糾紛固足以削減自已的聲譽地位，人口的過剩尤爲衰落的要因。

中國習慣上都認爲世家不過三代或五代多半衰微，而興人事滄桑之感慨，其實這其中實有必然的原因存在。正如農夫希望增加勞力而願意增殖人口，一旦人口增加生產品并不增加遂更淪於貧困一樣，紳士之家爲了繼替有人香烟茂盛而鼓勵生育，生育既多，增產有限，在中國弟兄平均繼承遺產的原則之下，兩代之後子孫漸繁，原來高貲之家幾經分割，各別所得自然越分越少，擁有之家產愈少也就是表示其權勢愈小，這因爲在構成紳士的若干必備的條件之中財產是最基本而先決的條件。許多富紳巨室是這樣分散的，至於鄉中另一些衰微的小地主也都由於上述各個原因所造成。（這都是就正常的情況而言，至於人事的變幻天災的饑饉和兵禍匪竊等意外因素更無庸贅述了）

這就是紳士繼替之常軌，和幾種破敗沒落的可能情形，這些情形和常軌很久以來一直存在於社區之中，循環演遞。但時代變遷，西洋文化的急遽輸入，已促使中國社會不能不有所改變，在中國社會改變的過程中關於紳士的破敗沒落原因雖然還在，那繼替的常軌却發生了阻障，不能再如往昔作有效的配合，因此在紳士的自身產生了一種無以爲繼的苦衷，其結果對於個別的紳士來說在才能的選擇上有了顯著的降低，對於整個階層來說配合上近代豪門集權的強勢乃更加速了衰微的命運。

究竟中國有了什麼改變影響了紳士的繼替呢？這是我們在下節中所要討論的。

二、城鄉關係的脫節

在近代顯著的社會變遷尚未明朗之前，傳統爲紳士世家的子弟安排好了穩固的道路，祇要不自暴棄按步就班的走去就一定可以長期保持既得的權勢，學而優則仕固然可以立於廟堂之上，學而不優仍舊可以回到故鄉控制基層的權力，二者巧妙的運用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同一階層的支配。自從千年不變的科舉制度被正式廢除之後，新的制度自西方搬來，學校教育代替了科舉教育。雖然這個改變并沒有妨害既得階層的優勢，但這個改變却有了如下重要的表現是：

（一）把從前分散在城鄉村鎮的教學方式改變成集中於城市特別是集中於大都會的學校。

（二）把過去的八股經義一類的教學科目改變爲近代

學校中的許多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學程。

(三)這些新的學程都是近代西洋工業社會的產物，却被移植在仍然停留在農業(而且是落後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中國，在缺乏有計劃的全盤改造適應之前，無疑地要和中國實際的情形脫節。

在改變之初一切都不顯著，這些情形的嚴重性自不易爲人重視，昔年把持着科舉階梯的階層，儘管仍不免對舊制度有依戀，却也很快的轉向於新制度的佔有，因此一批批紳士世家的子弟遂紛紛進入新式學校。學校是近代僅有的傳授知識的機關，祇有有能力進得起學校的人才能得到知識，學校和昔年分散教育方式比較起來，似乎更有利於紳士這一階層。因爲學校既非任何人都可設立進學校的限制也就很多，特別是在學校制度初創之時學校數目太少，想進學校實非易事。物以稀爲貴，最先取得學校資格的人自然可以優先得到許多權利，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舊日的紳士階層遂大都得以維持和擴展原有的權勢地位。不過時間愈向後推移，前舉的改變也就愈益明朗而顯著，浸假而至發生一種有趣的矛盾——原來所以利於紳士階層者終於成爲腐蝕紳士階層的重要原因之一。試簡單地加以說明：

第一，城市與鄉村自然一向就有差異，但在早年無論城鄉既都是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基礎之上，所以僅有的一些差異也祇限於程度。近代社會變遷之後，通都大邑完全接受了西洋文明的洗禮，工業設施西方習俗日漸傳入，影響所及遂使城鄉之間由程度之差變爲性質的不同，(從而造成了近幾十年來城鄉的脫節和對立的惡感，進一步的更變成仇恨和鬥爭了)。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既大都設立於通都大邑，乃使分散於各地的求學青年逐漸集中於少數都會。都市與農村的習俗不盡相同，在長期的教育過程中必要受到都市習俗的熏染終至不能與農村的習俗諧調；畸形發展的近代都市其物質設備又特別富於誘惑，比起農村中的簡陋單調自然使人留戀都市，而不肯回到農村，這不僅紳士的子弟如此，連那些辛苦掙起來的農家子弟一旦走進新式教育的領域，也往往要盡量留在都市不願回鄉。這在開始固無妨於紳士之權勢，久之則不免要破壞紳士權勢常軌的有效配合。

第二，過去教學的主要內容如詩書五經八股帖式等等全國一律，并無什麼城鄉的分別，這些科目雖和農業生產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是分散於各個地方因此單從教學內容上不足以造成城鄉地域上的脫節，所學的都是爲了應付考試，無論考取與否，落葉歸根他終必回到他原來出身的地方，在當時不僅是應當如此的，也是事實上可能的。

學校制度代興後，都市生活既造成了上述的現象，教學內容的改變又造成了另一個事實上的困難。那就是中國社會實際的情況還停留在農業生產的階段上，而學校裏所灌輸的大部分都是適應工業文明的觀念意識和技術，一個自農村進入都市的青年經過這種長期的教育，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都會受到很深的影響。這種教育和影響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工作自然是必需的，不過由於缺乏全盤的計劃，教育雖然趕上了時代，別的部門却依然落後，教育固然可以發生一些啓蒙領導的作用，而大部分的時候終不得不受其他部門的拖累或停滯不進或和其他部門脫節。無論如何這種教育的所得除了能在都市中稍有所用外，在少數都市以外的地方是無法施展其本領的，這種情形更隨着教育程度而顯著，教育程度愈高的愈集中於大都市，再等差的分散於省城縣城和鎮集。這種人才分佈不平均的現象將造成多少不良的後果此地不想多加討論，但這種不平均的現象却促使紳士繼替的常軌發生阻障。在現狀下祇有紳士以上的階層有能力培護子女享受新式的及高等的教育，紳士們的子弟既一批批的送了出去，却很少能夠回來，這在及身之年尚不致感到不便，到了要衰老死亡的時候就會感到原來所引爲眩耀者已成爲繼替中斷的主要原因。

第三，學而優則仕的心理雖至今日仍深印中國人心，這自然是因爲做官有特殊的好處而這種好處現今依然存在才使人產生這種心理。學而優則仕的正途在過去由科舉考試作有計劃的控制，雖然時間久了也逐漸有了官吏候補者過剩的現象，但嚴重的程度既不如今日之顯著，而且還有生命自然的調節去配合紳士繼替的常軌，所以得意的人都躋於廟堂之上，不得意的或退休的人則回到出生的地方。近代的新式學校既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作風自然符合工業社會的要求，對於知識份子的訓練是大規模的生產，官吏候補者大大增加，而職業的機會反而相對的減少，過剩的現象既然嚴重，競爭的情況也就激烈。因爲職業的機會多限於都市，便更要集中在都市才有取得職業的可能。

第四，既基於以上的原因不肯回到鄉間去，他們和鄉間的距離也就愈遠愈顯得生疏，對於鄉間的情況也就愈不熟悉，而在形式上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極不易於諧調。一旦當他們在都市裏一再碰壁而興歸去之念，立刻會發現另一個壁壘也在阻擋着他們歸去——第一他們不能適應鄉村的生活，第二他們不能適應鄉村社區中人事的環境，第三，當大家都擠向都市的時候，從都市裏退避出來不免意味着一種失敗被淘汰的遭遇，他在鄉裏人士的心目中暗地或半公開的要感到自尊心的損害。第四，多年教育的結果使一個人的內容和形式都有些改變，從都市裏帶回的生活習慣固然和家鄉人格格不入，從新式教育中所吸取的知識思想意識，更要和傳統發生衝突，兩代之間對於許多問題都有分歧，而自身又充滿許多矛盾，這原是社會變遷中必然要發生的時代悲劇，但是如果他不能自己去接受傳統的約束便祇有再轉到都市。於是原來是不肯回去的又弄得不能回去了。

第五，就事論事，在中國基層社區中民權的力量非常脆弱，把握或治理基層社區的人一向有賴於紳士階層，紳士的繼替常軌既發生了阻障，紳士的本身就不免要有些變化，原來應該繼承紳士地位的人都紛紛離去，結果便祇好聽濫竽者充數，紳士的人選品質自必隨之降低，昔日的神聖威望乃日漸動搖。正紳大都年邁力衰繼替無人社區大小事務無法躬親指示，胥小紳遂趁機操縱，開始還顧全一些面子對正紳多少有點顧忌，一旦有更高的權力爲之庇護，便爲所欲爲橫行鄉里魚肉人民了。橫行魚肉的結果必然引致農村的不安，一方面更加強了受新式教育不能回不肯回的因素，一方面是基層行政更每況愈下，在新的理想的社會未建立之前，比起過去紳治的情形也相去很遠了。所以我們說這種繼替常軌的中斷，是紳士階層式微的重要的內在原因。

這些情形都是可以在各個鄉間清清楚楚見出的，試以湖北的一個鄉區爲例，中年以上的人曾經進過大學的并不太多，他們大都已在社會上稍有地位正在盛年都已在都市裏立下了事業的基礎，最顯著的例子如像某著名地質學家，不僅多年沒有歸去，根本遺忘了自己的故鄉，連母親的垂危都不足以使他興一點歸念，這是在親朋中最[illegible]爲遺憾的事情。還有一位留德的工程師，久經風霜之後，想回去躲避休息藉此爲地方興辦一點事業，但跟着治安的混亂，也無法久居了。年青的一代已經在大學畢業的有十五六個，直到三十五年爲止還不曾有一個人回去，偶然回去的也多是利用假期當作遊歷休養的性質，實在想爲地方服務的固然沒有，地方上需要他們也留不住他們，三十五年夏末秋初，紳士們利用地方上的公產廟產創辦了一所中學，仗着紳士們的人事關係，學校很快的就受政府批准立案，四鄉聚攏的學生頃刻就有三百五六十人，開辦的經費也還充裕，規模也都不錯，但是卻缺乏師資，結果校長固然可以由紳士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充任，幹部則不易聘請。紳士們滿以爲祇要本鄉畢業的大學生歸來一半陣容就夠精彩，結果竟一個也沒回去，大都擠在武漢和南京。

這些擠在武漢和南京的人所擔任的工作，其中小部份在做公務員，大部分都在武漢做教員，由於都市裏人浮於事，好些都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職位，其名義并不一定好，實際得到的待遇也許還沒有鄉下教書多，祇因爲這中學是設立在一個小的鄉鎮上，大家最先提出感想都是嫌鄉下沒有電燈，看不到當天的報紙，

(下接十九頁)

記北平學生反扶日突擊大遊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北平學生反美扶日運動，自「五卅」的遊行動議被否決後，每個同學都覺得心頭非常沉重，似乎欠着一筆鉅債似的，雖然明知遊行困難，却又以為非這樣表示不可。當上海、廈門各地英勇的反扶日運動，京滬平津各地二百餘教授的抗議宣言傳到這裏後，被壓抑的情緒又激動了，特別是司徒大使的聲明，更刺激了每個人的民族自尊心。六月六、七這兩天，在各校都是六考的前夕，然而很多人放下了書本。以北大而言，各系級、各社團都迅速地發出呼聲，一致主張要罷課遊行，把反扶日的聲音帶到街頭去。八日，各系級建議自治會發動簽名罷課，罷課日數及緊急行動授權自治會與其他各院校商決，當日中餐時便開始簽名。下午二時，自治會透露簽名人數已過三分之二。師院，清華等校的情形也一樣的熱烈。當晚華北各院校宣佈總罷二日，各校代表並召開緊急會議，商決次日遊行，但為了行動的方便，這消息一直保留到次晨八時。

九日清晨，罷課的消息已經傳遍全城，但當局想不到會有遊行，一切沒有準備。同學方面却有一部分人得到了這項消息，有關遊行的計劃、宣傳品，也已由主席團及各系級徹夜趕好。八點鐘，突然民主廣場遊藝室廣播：「今天華北各院校反扶日搶救民族危機委員會號召全北平同學遊行！請北大同學趕快集合，九點鐘就出發。」這消息多令人興奮，九點鐘就出發，沙灘的周圍却還安靜如常，這象徵着這天遊行的順利，大家都默默稱許主席團的機動、靈活。這時，事先知道的同學早已趕了來，臨時得到消息的也急急跳躍歡呼而來，還不知道消息的也由知道的叫了來，不一刻鐘，便聚集了千餘人，由各系級負責人分別整理隊伍。到八點三十分，隊伍已經排好，每人一手執一面小旗，一手執一張歌詞，由幾個同學領導練習新編的幾個「反美扶日」的歌子，大家都那麼嚴肅、認眞，比平日上課還緊張。是的，這是新的更重要的一課，這是第二個「一二九」！

不到九點鐘，主席團就宣佈開始遊行，並鄭重說明今天的行動是突擊，一切都要聽主席團的指揮。誰也沒有異議。接着，隊伍開始前進，有人低聲說：「今天眞有意思，等會我們回來了，軍警還沒大批調動呢……」果然，當大隊的前鋒喊着「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口號跨出西門時，門邊僅有八九個徒手警察在攔阻，隊伍輕輕一衝便毫無阻礙地向前邁進了。年青的樓邦彥教授也騎着自行車跟着隊伍跑，東張西望，比糾察還小心。

隊伍從皇城根轉王府大街，再轉西四，向東單前進。宣傳隊極為活躍，演講、演戲、寫標語、發傳單……儘量說明反美扶日的意義，而收效最大的是活報劇與口頭宣傳。很多同學都在隊伍附近講述八年中日本人的殘暴，市民就與同學攀談起來，講到日本再起時，他們都說：「不能讓鬼子再來呀！」電車上的乘客也從窗口裏伸出頭來聽講演，三輪車夫也自動停下車來問長問短，當他們接到一張傳單時，有的仔細地看，有的珍重地摺起來放進口袋裏。路旁的軍警不僅不干涉同學，而且就他們也一樣反美扶日。在青年會附近有幾位青年軍同志，還自動向市民宣傳。

活報劇是這樣的：一個兇狠的日本軍人在美國的縱容下，用竹片在街頭痛打中國的小販、學生、婦女，打得呼號連天，滿街打滾，而旁觀的兩個老美却大笑叫好。對於受過日本鬼子八年血腥統治的北平人，這幕戲太眞實了。隊伍用最有力的口號叫出了人民的心聲：「日本人又來了！」「不能讓日本人再來！」有時唱起了人人都會的「義勇軍進行曲」，把人民的情緒帶回到抗戰時期去。

隊伍快到東單時，忽然發現前面有大批軍警擋住去路，便跑着穿過二條轉到王府井，但仍然無法轉到東長安街去，便又改向北前進。這時，活報劇又在街頭出演，一個五歲的孩子滿面淚水，在街旁檢起一塊大石頭，哭着要衝進糾察線，打死那戲中的日本兵，當時有同學勸阻，說這是假日本，他還不相信，一直背着那石塊追了很遠才被勸走。後來經問明，這孩子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慘殺了。

隊伍到東華門大街後，朝陽的隊伍也從金魚胡同趕來了，增加了一支生力軍。但是，困難也在這裏發生了。大隊原想從南河沿西邊一個街口穿出去，不料二十幾個警察早已荷槍實彈在等候，同學們以為這是愛國遊行，警察不過攔攔而已，便喊着「警察學生是一家」向前推進，終於靠近了刺刀連成的封鎖線。警察們情急，接連開了十餘槍，有的槍並且開得很低，同學們一時慌忙，便相繼伏在地下。槍聲一停，同學們又爬了起來，要繼續前進，一個女同學用嘶啞的聲音悲憤地講道：「你們為什麼要開槍呀？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遊行是為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並沒有擾亂治安。八年抗戰中，我們誰沒有受過日本鬼子的殘殺、姦淫，我們不知流了多少的血才把他們趕走。現在，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鬼又復活了，他們又要來打中國。我們遊行是要喚醒同胞，為什麼要禁止？……」警察們很感動，一個警長解釋他們的苦衷，他說：「我們也一樣的怕日本鬼子復活，我們對你們的遊行也很同情。但是，上峯的命令我們不能不遵守。這眞是沒辦法的事情，請你們原諒。」

雙方僵持很久，最後還是由宣傳隊演了一幕活報劇，叫了一陣口號，改道向西前進，可是，不久又在南河沿口被攔住了，向西向南的道路都被封鎖，警察局長和警備部幾個處長也趕了來，不久賀麟訓導長也來了。校方與治安當局當場在交涉，同學們却呼喊着要向前衝，軍警也密密排着，嚴陣以待。一時緊張萬分。一些外籍記者想把這場面收進鏡頭去，也遭到警察的阻止。交涉的結果，治安當局堅持不許遊行，因為這是戡亂法令所禁止的。於是，賀訓導長說改由胡校長與陳繼承司令交涉。在交涉期間，同學們坐在馬路上晒太陽，等候着答覆，警察們却仍然集中在封鎖口。僵持中，一個令人感動到流淚的場面出現了。朝陽同學在街頭臨時組織了一個兒童隊，這羣孩子約百餘人，年紀都在十二三歲以下，很多顯出極貧苦的樣子，都因為受過日本人的虐待自動的加入了遊行隊。他們也同樣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等口號，唱着「團結就是力量」的歌，向着封鎖線衝去。同學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跟着他們唱歌，呼口號。警察們首先表現得很為驚訝，及至兒童隊靠近封鎖線時，又用鋃光閃鑠的刺刀把他們嚇退了。小朋友們首先也喊着「我們不怕打」來抵抗，後來見勢頭不佳，便喊着「為什麼不許我們愛國」撤退了。

這裏記者必須述到另一件事。九號的突擊遊行，是分兩路進行的，一路便是上面所述的

北大沙灘區和中法，朝陽的隊伍，路線是東城各街。另一路是西城的北大四院，工院、醫院、師大、鐵院、華院、東北中正大學等校聯合向西直門前進，去迎接城外清華、燕京的隊伍。清華、燕京的隊伍是八點多出發的，一路不停地跑到西直門。這時，西直門已經關得密不通風。但事先當局睡在鼓裏，一點不知，因此把門的僅只附近派出所的幾個警士，等到城內迎接的隊伍衝到時，城門便順利的打開了。於是城外的人潮一般的湧了進來，西城的隊伍終於勝利地匯合了，浩浩蕩蕩地向新街口，西單進發。這一隊宣傳的成績極好，西單附近的市民會熱烈地跟着隊伍喊口號，同時，當局在西城事後的佈署都沒有，沿途毫無阻礙。據說當局的兵力都集中在東交民巷美領事館附近，然而遊行隊根本就沒有向美領事館的示威的打算，這也是這天沒出大亂子的原因。

西城隊伍的順利前進，時常給堅持在東華門的隊伍以鼓舞，不時有人在叫喚着「我們要前進」。下午二時許，快報組傳稱西城隊伍已至中南海。這時同學已晒得滿面通紅，中餐也僅吃了兩個饅頭，却誰也沒倦容，一聽這消息，隊伍又馬上整肅起來了，向着東華門那個方向衝去。兩旁的軍警頓時連成數道防線，有些警士幷匆忙向孔德學校附近去取槍。一個鬥爭開始了，同學們跨着膀子緊緊靠着向前衝，軍警們首先還只擱，後來動武了，木棍拳頭齊揮，旁邊還有特務擲石塊。同學們只顧衝，沒有還手，也不及閃避，十幾人被打傷了，鄭振民、黃樹人、鄭亞南等打得皮破血流。接着，槍聲又響起來了，一連二三十槍，市民們都避進商家，同學們臥伏在街頭，這熱鬧的東華門大街，今天就要成為血的紀念地！幸而這時在南河沿口的隊伍歡呼着「清華來了」，於是伏在地下的同地堅強地站起來了，高聲地唱起了「團結就是力量」，向南河沿前進。平日唱的「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今天完全用事實表現了。

南河沿本有軍警把住，一聽到同學向東華門衝，這批軍警便調到東華門去了，於是南河沿反而騰出一條通道來，隊伍意外輕快地開進了南河沿，與西城的隊伍匯合了。東城的隊伍向南迎接，西城的隊伍向北前進，只見南河沿的青年在流動，旗幟在飄揚，歌聲在震盪；在兩次打擊之後，大家更感到興奮。也就在這最興奮的幾十分鐘的遊行中，五千多人再一次喊出了各樣反扶日的口號。唱着這樣的歌：「讓我們築成一座鐵的長城！……踏着新生的路，前進！」

下午三時許，隊伍回到了民主廣場。休息一會，便開羣衆會。主席說：「今天我們初步的勝利了。然而這只是一個開始。」羣衆用掌聲同意了這句話。接着，新加入遊行行列的華北學院代表、東北中正大學代表一致說：「今後我們要與華北各院校同學堅強地站在一起，共同學習，共同戰鬥。」羣衆又是一陣掌聲。樓邦彥教授也被邀出席講演。樓先生說他有兩個感想：「第一、今天有許多美國人對我說：「學生不應當攻擊私人。」我當時答覆他們：學生們反對的是美國政府的政策，並無攻擊私人的恩怨，口號標語中也根本沒有這種話。這一點，是很對的。第二、最近政府某些人有一種不可解的邏輯，說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就是反對美國，反對美國就含有反對政府的意思。政府向來認公然反對政府是一種罪名，但是我教了好幾年政治學，在我的講義裏並沒有「人民不能公然反對政府」這句話。在民主國家裏，政府代表人民，人民當然可以反對政府，而且可以公然反對政府。不過，如果政府不是代表人民時，那你們就要小心了。」費青教授同意了樓先生的話，幷重申了他在「五四」所強調的一句話，他說：「當我們看到眞理的時候，至少我們要有講出來的自由。還是最起碼的權利。」接着，五千多人舉起鐵的拳頭在烈日之下宣誓：為了反扶日，我們不怕一切迫害和艱苦，一定要奮鬥到底。

會是這樣圓滿地結束了，回校却頗費周折，同學們便藉這等待的期間，圍紮在陰涼處，有的聯歡，有的開小組討論會，臉曬紅了，肚子餓着，却誰也不願離開隊伍。每有一校回家時，大家又唱歌歡送，直到天黑時，廣場上還蕩漾着這樣的聲音：

「向着太陽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國
發出萬丈光芒」

在同樣的目標下，一次離別原是另一次團聚的開始，讓大家為明天準備吧。（四月十二）

觀察叢書暢銷

本社出版的「觀察叢書」，發行以來，備受讀者歡迎。

吳恩裕先生著的「唯物史觀精義」，初版三千冊，出版不到十天，完全銷光。再版的二千冊，提前供應，並已售出半數，三版本下週付印。

費孝通先生著的「鄉土中國」，初版三千冊，出版不到一個月，就全部售完，再版的二千冊，即將售罄，三版本業已付印。

儲安平先生著的「英人法人中國人」，出版甫及一月，初版三千冊亦已售完，再版本業已出版供應。

潘光旦先生著的「政學罪言」，雖然書價較高，但初版三千冊亦將售罄，再版本業已付印。

朱自清先生的「論雅俗共賞」和吳世昌先生的「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都可能在七月份發行再版。

張東蓀先生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本定七月一日出版，現已印就，提前發行，以應需要。

觀察叢書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提前出版）　張東蓀著（十一元）

觀察叢書 2　**政治罪言**　潘光旦著（廿六元）

觀察叢書 3　**唯物史觀精義**（再版）　吳恩裕著（八元）

觀察叢書 4　**鄉土中國**（三版）　費孝通著（十二元）

觀察叢書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著（十元）

觀察叢書 6　**英人法人中國人**（再版）　儲安平著（十二元）

觀察叢書 7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著（十二元）

自六月二十日起，各書照一萬六千倍發售
郵掛及包紮費：一冊二萬・二冊三萬・三冊四萬・
以此類推

隴東之戰結束以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滑北隴東的戰鬥，結束了差不多有一個月了，此間軍方還在繼續宣傳，似乎要仔細咀嚼這次勝利的果實——這個勝利果實，實在並不如宣傳的那樣豐碩。

京滬中外記者浩浩蕩蕩的飛來了二十多人，包括申、新、中央、正言、新民等報記者，還有代表英國星期報的第思麗女士，美聯社的麥德生，和紐約時報的一位中國籍記者。這次據說是國防部新聞局發動的，特地爲胡宗南來捧場的。大公報沒有人參加。到此的訪問記者，由西安綏署招待全部訪問期間的食宿，並派了一位少將和一位上校陪同到隴東訪問。據說西安綏署的原意，是要他們到隴東參觀三十六師和六十五師作戰的地方。可是這些記者先生在隴東只完成了訪問馬繼援的節目。近來京滬報紙大捧馬繼援，就是這次訪問隴東的結束。在西北作戰系統上，根本就不統一。馬繼援屬於西化行轅指揮，實際指揮官是陶峙岳。第五兵團是由西安綏署副主任裴昌會任司令官，指揮六十五師、三十八師、三十六師、第一師、和整二十七旅，實際上的指揮官是胡宗南。在陝境指揮機上沒有問題，到了隴東，就出現兩個指揮系統不同的作戰單位。雖然這次作戰還沒有發現彼此牽制摩擦的事實，可是共軍却有兩萬多人在兩軍的縫隙中囘到了陝北。以隴東的國軍人數來講有三個整編師約六萬人，還有近萬的地方武力，共軍只有三萬五六千人，而且處於絕對不利的袋形陣地中，上有空軍，西有大山，東南北都有大軍，而共軍竟突圍了，這不能不說是國軍幫了他的忙。這次中外記者團來，還兩個指揮系統的矛盾更表面化。據說西安綏署報告戰局時，只有兩句提到八十二師，而且說共軍是從八十二師防地竄囘去的。八十二師報告戰局時，也只輕描淡寫的提了提第五兵團協助之功。而且西北行轅方面對馬家軍大爲捧場，這次隴東訪問，京滬記者們對馬繼援的印象很好。可是馬繼援也有他的苦悶，打這一仗，死傷二千多子弟兵，據說八十二師所賴以作戰的還是一些原始武器如大刀，長矛之類，他所有的輕重武器還趕不上胡部的一個整編旅。

關於共軍這次突圍的人倒底有多少，各方面的報告都不一致。西安綏署的正式報告是一萬二千人，馬繼援說有一萬五千多人，也有人說是兩萬人，但據最近所得到的資料，突圍的共軍有二萬六七千人，約爲南渡涇河時之半數。第一縱隊同去的有六千人，第二縱隊有一萬二千人（此縱隊屬於王震指揮，編制特大，有兩萬人左右，約爲其他縱隊之一倍），第三縱隊約三千人，第四縱隊三千人，第六縱隊約二千人，吃虧最大的是第六縱隊，就是在長武、邠州間爲馬部所擊潰，縱隊司令員羅元發及新四旅旅長程悅長據說一個自殺，一個被擊斃於寧縣俘虜營中。這次共軍損失的高級將領就是這兩個人。胡景鐸是否斃命，連軍方也不敢確信。國軍犧牲的將領在滑北戰場上有整編七十六師師長徐保。

共軍囘到陝北舊囊形地帶以後，胡部也由隴東囘到關中。現在共軍一起集結在洛川附近整補，由晉南過來的新兵已有十二個團左右。據軍方估計，共軍要三個月才能整補完畢，可是現在所得的情報，共軍已經補充了這次損失的四分之三，現在有四萬左右的兵力集結在韓城、郃陽、澄城、白水，中部這弧綫以北的地區。如判斷共軍卽將南下，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戰略企圖是在牽制胡部的主力，使之無法轉移使用；而且還可掩護晉南的共軍陸續轉移到陝境來。現在胡部主力全部又集中到會戰前的原陣地裏，以蒲城爲中心，向兩翼延伸。在臨汾未失之前，本來預備以三萬兵力渡河入晉的，可是行動未開始，臨汾已失守，所以這一大兵團還逗留陝境，看情形，還是只有把守關中大門，伺機再尋覓共軍主力打一次決戰。可是共軍在兵力上沒有佔優勢之前，不會和國軍正面作戰的。他可以退入黃龍山區據守，因爲山區不利於大兵團行動。國軍又不會進入山區挑戰，因爲國軍作戰要靠交通便利，補給靈活，到了山區，這些優越條件喪失，各種條件與共軍相等，而在利用民衆方面，反要佔下風。由此看來，陝局將有一個時期的膠着。共軍在陝境失利了，他必然要在別的戰場尋求補償。臨汾攻佔了以後，鋒鏑已指向太原。臨汾守軍有六十六師（閻軍）的五千多人，胡部三十師第三十旅的一萬人，地方團隊四千多人。這次突圍到太原的三千人，閻軍的臨汾警備司令梁太甫中將被俘，第三十師參謀長，三十旅副旅長，及另外一個團長到今天還沒有消息，生死不明。已經抵達太原的三千人。胡宗南預備將他們空運回來，而且已派第三十旅旅長尹瀛州到太原去接他們。可是閻錫山想留他們在太原幫忙。閻錫山現在是專心一意地守太原。臨汾縣緊張時，他連一個援兵也不派，爲的是怕折損了太原的守備力量。現在，共軍控制了晉南的三十多縣，掌握了三十多縣的人力物力，他會放過太原嗎？我們認爲共軍不致於以全力攻太原，但是要慢慢吃掉太原周圍的八九個縣，由孤立太原進而圍困太原。共軍控制了山西大部，這對華北及西北的國軍是極大的威脅。在華北及西北的全盤戰略形勢上，國軍在這點佔了下風。可是在目前還談不上規復山西。我們只要看豫西的陳賡來自山西，陝境的王震來自山西，山西簡直成了共軍的一個大兵站，這也是傅作義胡宗南兩人的共同心病。傅胡兩人都想以規復山西爲己任，但在目前只是可望而不可及。胡部有位將領說：「陝西的土匪打不完，就是吃了山西的虧」！這不是假話！

劉伯承、陳毅、陳賡、孔從周串演了一次大鬧宛西，宛西的民團吃了虧，現在共軍鞏固伏牛山軍區的企圖實現了，建立豫鄂陝邊區根據地還沒有立穩足。不過孔從周的觸角又伸入陝境，安康將是他的第一個目標。不過這股力量，軍方並不太重視他，因爲軍方判斷在陝南方面共軍只是騷擾，有便宜就撈，沒有甜頭就回去。有人判斷孔從周是劉伯承的先鋒隊，邀藉他的地利關係來試探一番，可能爲劉伯承鋪路。但是大多數人均不認爲劉伯承會來陝南，因爲來陝南只有兩個目的：（一）與陝北共軍呼應，孤立西安，（二）作入川準備。現在陝北的彭德懷還在整補期間，無力南下，孤立西安目前不可能，作入川準備吧，現在共軍的兵力有問題，而且現階段共軍是沒有由陝南入川的打算的。假如在豫西南地區，國軍兵力不夠驅走劉•陳共軍的話，他的主力不會退出豫西南，彭德懷的實力沒有完全恢復之前，陝南可以暫時無事。但是，共軍決不會忘情於關中的，彭德懷再舉之時，就是陝南多事之秋。陝北、豫西、豫西南，這三股共軍的前頭可能同時指向關中與陝南。

這次共方對涇渭河谷之戰稱爲「播種」，他們到了寶雞和蔡家坡工廠區，提出「保護民族工業」，「保障信仰自由」，「保護教堂」的口號，而且沒有拿取民間的物資，老百姓們沒有能說出他們殺人放火的事實。這種政治攻勢，又需要國軍以更高度的政治技術與事實表現來應付他們，要使這些種子不發芽，就要看國軍的作風和胡宗南的智慧怎麼樣了？（六月四日）

傅作義的部隊也貶質了

于文

（觀察北平通信）

傅作義底部隊在過去是最講究軍風紀的。當「華北剿總」剛剛成立的時候，一般老百姓都有着親切的好感和熱誠的希望。頌揚和讚譽普遍地在北平的街頭巷尾可以聽到。的確，他底部隊在那時候的表現，眞可以說得上秋毫無犯，對老百姓底那種受慣了折磨的心理眞可以說是一種莫大的安慰。至於在綏西的成績就更不必說了。不過日子一久，事實上的表現又有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在北平近郊，我曾經訪問過一些農家，從許多農民底話裏面綜合地得到了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底部隊也像其他的若干部隊那樣，不但沒有替老百姓減輕痛苦，反而替他們增加了不少的騷擾。這跟綏西時代的那種「孤臣孽子」的心情和「臥薪嘗膽」的精神比較起來，眞不禁令人有今昔之感。

傅作義底部隊本來不屬於中央的系統。也許在給養方面得不到足夠的補充吧。所以一般老百姓經常地會遭遇到許許多多意外的「征收」。征收的物資分老玉米、草料、木材和煤油四種。有的三五天一次，有的半月十來天一次。多的一兩百斤，三四百斤，少的十斤三五斤不等。多少沒有一定的標準，只看方便不方便。如果碰着有，就都給弄走。要沒有，那也就算了。老玉米和草料的官價是三千元一斤，是保裏面規定的。他底部隊先通過保的關係，取得了收款單據之後，就直接向老百姓征收。而實際老百姓一個錢也沒有得到。而三千元一斤的官價也未免是太便宜了。說市價，老玉米四萬一斤，草料也得要一萬二三左右。因爲這，所以他底部隊用三千元一斤的官價征收之後，再用市價在市場上發售，好去獲取暴利。這是一些老百姓親眼看到的事實，大概不會有甚麽錯誤。至於木柴和煤油是他底部隊拿去燒飯和照明用的，根本一個錢都不給。吃虧的當然還是老百姓。

還有一樁最擾民的事，就是亂抓壯丁。按照兵役法的規定，獨生子本來是可以免役的。但事實上根本就沒有管這些。只要「中籤」的就都給抓走了。「中籤」的給帶走，好像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但有些「中籤」的能夠拿錢運動運動，請請客，把他底名字從保裏面的册子上一筆勾消。這種利用人事關係强分厚薄彼此的事，在一般老百姓看來都覺得不大公道。更何況所謂「中籤」完全是保裏面的「內定」，壯丁本人完全莫明其妙呢。因爲保裏面根本就不舉辦什麽關於抽籤的公開集會。所以誰中籤誰不中籤也就根本無從知道了。上面所說的獨生子其所以不能夠免役，以及一些人的所以能夠利用人事關係逃役，就都是由於這種祕密造成的。抓壯丁通常是在夜裏。碰着抓壯丁的時候，一些村子裏面總會給搞得人心惶恐，雞犬不甯。所以有些人這兒藏藏，那兒躲躲，就像負罪的逃犯一樣地不敢拋頭露面，得不到安定的日子過生活。

下面舉幾個實際的例子作爲這篇通信的結束。從這些例子裏面，就可以知道上面所報導的傳聞有事實的根據了。

某校自治會和同校某級級會曾經在一家電刻所定製過一批校慶紀念章和級友徽章。後來因爲這家電刻所的十幾個工人都怕抓壯丁，都躲藏起來了。剩下幾個小學徒在支撑着門面。所以不能夠按期交貨。

某校同學會發行的一種期刊是包給一家印刷店承印的。最近這家印刷店的幾個工人都給抓走了，所以這種刊物一時無法出版。

某鎮有一個小學教員也給抓走了。他本來沒有兄弟，如果按照兵役法的規定，是應該要免役的。他家裏也沒有其他的人。父親早死了。現在只剩下一個母親依靠他教書過活。同時他家裏面十分窮，沒有錢買壯丁頂替。現在一個壯丁據說要一億多才能夠買到。另外他也沒有錢運動，請客。所以終於給抓走了。當他給抓走之後，他底母親曾經哭得死去活來，現在還不知道應該怎麽辦才好。

近郊有一個木匠，據說在保裏面「中籤」了。但他一直躲藏在附近的學校裏沒有給抓走。後來不知道爲什麽，抓壯丁的把他底妻子弄走了。大概是拿去當作抵押品吧。現在他化了三百多萬塊錢請客，把他底妻子贖出來，同時把他底名字從保裏面的册子上勾消。

某學校還有一個工人，過去也中了籤，後來化了兩百多萬塊錢請客才算了事。他還有一個哥哥也因爲怕抓走，所以只好白天做工，晚上到麥田裏去「打遊擊」睡覺躲避。

像上面一樣的例子眞是太多了，眞是舉不勝舉。這些例子雖然都是小事，但從這裏面總可以看到一點民間的痛苦。看樣子，仗是再不能夠打下去了。再打下去，那老百姓怎麽好活下去呢。（六月六日）

連鎖哲學

侯哲葊教授著（定價二元）

合作理論之基礎爲連鎖主義。連鎖主義之最高成果爲連鎖哲學。本書敘述精到，註解詳明，極便讀者。

連鎖與合作主義

侯哲葊教授著（定價三元）

本書爲著者旅行粵桂湘鄂諸省之講演，討論世界文化之前途，及與連鎖主義之關係。凡關心今日世界文化者，允宜人手一篇。

合作理論之體系

侯哲葊教授著（定價五元）

本書根據連鎖哲學之一貫主張，說明合作主義之理論、目標、及方略，並引證世界合作學者言論，爲研究合作主義必讀之書。

·上列各書照定價三萬倍發售·

·郵資外加·

發行者：合作與農村出版社

總經售：上海黎明書局

地址：上海福州路二五四號

電話：九六四七九

宦途一例

匈牙利・K・米克薩作

這是一個無名無姓的官員的內幕故事。

我們且不管他的眞姓實名，但照大家一樣，稱他做巴爾吧。

他當過委員。當他對自己周圍的環境感到厭煩時，上面就調他充任國民教育視察督學，而當他在督學任內做得乏味時，上面也就又調他做委員。

由於是當委員的原故，他經常受到部長青睞，也就是因了這個原故，大家都用他的官銜來稱呼他。這可比什麼都舒服，因爲對於官位，他從不生厭。

巴爾得到了一件稱心如意的差事。他經常出門去打獵、打牌、向鄰居的太太獻殷懃求愛，含着煙桿兒，吞雲吐霧，摸撫着凸出的大肚皮和厚下顎，悠哉遊哉。

至於處理公事，我們的委員老爺有的是祕書。這位祕書果曲辦理全部公事，還要兼理會計以及撰擬與各方面的往來函牘；而巴爾呢，却只是在各種公文函件上簽簽字便萬事大吉。是的，就連這他都感到討厭。有時，正當他打牌打得起勁，却要來打擾他，要他在一些公文上簽什麼字。

委員老爺沒有太太，更確切地說，他是中饋乏人。顯然的，他老早已覺得太太是比他的周圍的環境要討厭得多。她已經永遠地離開他而與世長辭了，她跟他留下了一個美人兒——女兒小尼娜・這位尼娜也是這件故事中的一個要角。

尼娜是個漂亮的，膚色黝黑的，高傲不羈的女郎。自然囉，祕書向她求愛，她那會把他放在眼裏。可是我們這位朋友果曲呀，却老以爲他自己很逗女孩子喜歡，只要有朝一日官運亨通，那時便可贏得她那顆冷漠的心了。

尼娜的父親——委員老爺——發覺了祕書的野心，也開始用淡漠的態度對待他自已的這隻『右手』了。

果曲弄得心灰意懶。每一個人都可能親身體味到在這種苦苦思慕的景況下，遭到了難以克服的障礙時的心緒吧。當然，每個人也都會因此而垂頭喪氣的吧。

就在這個時候，部長有信來，說他對於領地上的收入非常不滿，特別是森林的經營。因此希望再得到他的詳細報告：如何改善生產，提高收入。

巴爾叫來了自己的祕書。

「果曲兒，貴體休養得怎樣了？」

「好了。」

「那麼，請把這封信讀我聽聽，寫個回信吧。」

過了三天，如今又重新顯得很重要的人物——果曲擬好了回信的要點，其中他描繪了一些天花亂墜的計劃。當時他把這些美好的計劃呈獻給自己的長官時，委員老爺簡直高興得不知所措，並且還因而自滿地不時地輕撫着他那凸出的大肚皮哩。

「好得很，好得很，」他說：「確是天經地義的該受到政府的獎評啊。很好，我的親愛的果曲。您眞是個不世之才呀。請您就照您所擬的要點繕正呈部吧。我相信部長一定會賞識它的。假如您有任何什麼冀求的話，告訴我好了，我的朋友，我一定在部長面前爲您力爭。」

祕書憂鬱地嘆了一口氣。

「部長無論如何是幫不到我這個忙的。」

「請不要把部長說得這樣不中用吧。部長是什麼事都辦得到的。老實說，您需要的是什麼呢？」

「一個女……」

「女人麼？女人是到處都可以搞到的呀。」

「可是我所要的是我中意的那位女郎。」

「那是個什麼模樣兒的女郎呢？」

「您的女兒，尼娜。」

委員老爺哈哈大笑了。

「不要開玩笑吧，好朋友。您怎麼能這樣無自知之明呢？您還是仔細想想吧，我的女兒既不是從糞堆裏撿來的，也不是國家發給我的，怎麼能把她當禮物賞給自已的祕書呢？」

又過了幾天，果曲把一件長篇累牘的呈文送到委員老爺的面前，這件呈文不下十來張公文紙，字體寫得秀麗端整，像出於大書法家的手筆。

他很激動，他的雙眼忙碌地眨動着。委員老爺居然憐惜起他的祕書來了，他親親切切地對他說：

「賞您十塊錢吧。您完成了一件巨大的任務。」

「謝謝，」果曲用顫慄的聲音回答。「請您核閱這回覆的呈文吧。我覺得，該申覆的事項已經都訴說無遺了」。

「好的，等晚上我再來看看。」

第二天早晨，果曲走進了辦公室。他的臉已嚇得發白了。

「呈文您核閱過麼？」他問委員。

「看過了，而且已經寄走了。」

果曲這才放心落意地舒了一口氣。呈文已經寄走了。

三四星期過去了。委員老爺到處自誇自擂，說自已的呈文辦得如何如何洽切，嶄新的行政技術如何如何高妙。他帶着不能忍耐的心情等待着部座的嘉獎。終於上面的回信來了。委員老爺興高采烈地激動得發抖地拆開了封套，可是一讀完了最初幾行，他就嚇得面呈土色了。原來來文裏這樣寫着：

『該員之報告中，呈請辭職一節，應予照准。又，承薦果曲爲繼任人一點，特表謝意。惟在本人對此問題尙未作最後決定之前，仰該員仍繼續執行職務。』

巴爾把來函翻來轉去地看了五十來遍。

『這其中有什麼蹊蹺呢？』他仔細的想。然而，事情是這樣嚴重，以致使他不得不即刻乘車進京，逕赴上司衙門。在那兒，他看出了一件事：大家都對他報以不懷好意的嘲笑。他帶着一顆沉重的被刺痛的心晉謁主管科長。科長一瞧見他忍不住笑了起來。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呀？」巴爾驚叫着。「爲什麼你們大家都儘是笑呢？」

「難道你還不曉得麼？」科長又笑了。

一位參事從檔案中調出了巴爾原來的呈文。

「這是你的原呈文，看看吧，還是用藍鉛筆簽署的」。

巴爾用眼睛迅疾地掃讀了幾行。他的臉色一忽兒白，一忽兒青，因爲他讀到了下面這些妙文：

『報告部座，卑職肚內實空無一物，對任何工作均無能力執行。現卑職之業務悉皆交由果曲處理，即此次之呈文亦復如是，至於函牘、帳目、報告等類，卑職但知簽名，從不寓目也……

茲特堅決懇祈鈞座准予辭去此一不堪勝任之職務。

『再者。此請如邀鈞准，倘乞鈞座俯允，將職之位置代以職之祕書果曲君，該員固代職處理一切公務始終不渝之幹員也。』

巴爾氣恨恨地揪住自已的頭髮。

「何等的奸謀鬼計喲！我現在立刻去見部長？」

「見部長也是枉然。部長剛才已經拍過一個電報給果曲，召他來部。告訴你，他做的這篇呈文，眞是一篇了不起的光輝文獻啊，果曲的受任——已是既成事實了。如果你再去見部長，他簡直會笑壞你的。」

「這個惡棍祕書呀，他欺騙我了，他毀了我了，」巴爾尖叫着。「他毀了我了……他之所以這樣做的不過是想娶我的女兒罷了……」

「你爲什麼不把她嫁給他呢？」（下接十九頁）

書評

「美國與中國」

介紹費正清教授新著

劉子健

中國內戰延長，美國援華政策更成問題。美國政府的態度，並不能完全代表美國，輿論界正也不滿，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戰前曾任清華教授，戰時在重慶美使館服務，戰後始重返哈佛，主持近代中國的研究。他常在各報發表意見。例如最近曾在紐約時報上對何應欽氏返國前的公開信表示懷疑，在民族週刊（Nation）上發表對於史蒂威爾日記的評論。近來他將歷年研究所得寫成『美國與中國』一書。是美國外交政策圖書館所編「美國與其他國家叢書」中之一，由哈佛大學出版。書長僅三六七頁，而內容綜合各家，從縱的方面來分析中國各種問題，頗見精到。此書即將正式發行，市上還未見到。費氏最近來此旅行，筆者得機先觀此書，亟爲介紹。

書名雖是『美國與中國』，但除了最後一章，批評美國對華政策外，都是討論中國的。在英文中討論中國各方問題的書籍中，不失爲近出的佳著。書中要點是：

（一）中國是一個農民與官僚的國家。官僚與水利，防水旱，使農民耕種，國家收稅，官僚地主受租。但這識字的統治階級，並不能算是「封建」的，因爲與歐洲封建制度，土地人口不得轉移，顯然不同。它是地主階級，官僚政治，另闢一個範疇。在這統治下，商業受阻，不能產生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商人往往變爲地主，或與地主結合。大規模事業由國家指派官僚去獨佔經營，因此也不能像歐洲那樣發展科學。這整個的文化與思想都不相同。

（二）近代革命，可分四期。第一期太平天國，是農民反對官僚的儒教。第二期，官僚自求改革，但並沒有想取得農民的擁護。例如康有爲的主張，以爲孔子是主張改革的。還是想用官僚來統治。第三期，新生的知識份子、軍人與商業勢力，要求共和。但並沒有脫去舊日「人治」的作風。第四期，民族主義。在這階段，傳統與現代化的要求，取得某種的平衡，出現了國民政府。但傳統的勢力阻止它去發展民主，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因此共產主義仍有機會生長。政府的理論仍舊是沿用儒教，講人治，講道德。法西斯的傾向，民主的傾向，都是表面的。其實還是官僚統治農民。費氏以爲不了解孔子，是無法了解蔣主席的。

（三）費氏分析中共，認爲有三點，一代表農民革命，二採用馬克斯主義的思想，三同時也有愛國主義。爲了取得比較多數的擁護，農民革命不一定採取尖銳的階級鬥爭。爲了他主義上的限制，有時不免武斷與曲解，未必能完全配合愛國主義，適合中國的特殊文化。

（四）費氏認爲所謂自由主義，恐怕在最近未必有前途。學者從政的，結果學者氣少，官僚氣重。學者不從政的，雖然反對集權主義，怕蘇聯支配中國，但常常因爲感受壓迫，而趨於左傾。但這要求自由的勢力，其存在不容忽視。關鍵在它是否能繼續存在，在過程中，發展一種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費氏認爲中國社會，既然與美蘇社會都不相同，中國本位的新生是可能的，而且是應該的。

（五）費氏的主張，認爲經濟建設，不僅是土地分配，技術發展的問題。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應當以村爲中心，土地平分，是會增產的，但有限度。以村爲中心，農民合作，更可增產，但還是有限度。應當在村的階層，發展小工業的合作。其效率雖不如大工業，但非如此不能使農村與都市的工業與資本保持均衡。都市資本，應當與政府與官僚脫離聯繫，才能健康的生長。在這種理想下，費氏當然是主張某一種方式的社會主義。他雖沒明說，似乎是屬望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能走向這方面。

（六）費氏認爲蘇聯對於中共的影響，不如蘇聯對於歐洲共黨的大，因爲中國情形特殊，與歐洲迥異。他認爲蘇聯對中共，在思想上的影響，遠超過實際上的支配。並指出抗戰期間，中共在華北的發展，並未受到蘇聯多少影響爲例。針對蘇聯的影響，美國想要對抗，必須也在思想上，有一種新的主張。如果在政治上，軍事上去干涉中國，一定沒有好結果！

（七）最後，他對於美國外交，大加抨擊。他說美國不往前看，有些歇斯底里似的害怕，忽略了社會演進，沒考慮其他國家他們自已的觀點，因而陷於主觀。並且誤信美國的力量可以決定大局。報紙社評以及要人的演說，都沒看清，只就美國觀點，在國內說說，人民也更不能了解問題在那裏。美國式的民主是絕對搬不到中國去的。費氏主張美國只能主張中國完全獨立，一切外國，包括美蘇、都不應干涉，由中國自己去發展。經濟援助，只許幫助農民改革與合理建設，不能作爲政治性的運用。所謂「自由」，美國要看清外國的現實，而從新加以解釋，在思想上領導起來，才能與蘇聯競爭。

以上各點不過略述大概。費氏討論各方面的問題，節引用各家意見，書後有很長的書目介紹。至於費氏的主張，是否正確？是否可能？問題很多。但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不管我們贊成與反對，這是一位沒有黨派的學者，綜合介紹其他各學者的論著，對於中國加以分析的一本書。短短三百多頁，扼要明晰。它給我們的借鏡與啓發，可以幫助我們找出走得通的路子來。

六月十二日　美國

(上接十三頁)并且因爲幾年在後方多半住在小城鎮，一日間到大都市是再也不想下鄉「受罪」了。

紳士們是很苦惱的，以往他們要仗着子弟在外面的成就來裝點自己，但現在他們已到了沒落的時候看看這些剛長大的大學生短時間也不會出什麼奇蹟，便極希望大學畢了業乾脆回家來壯壯自已的聲勢，既創辦了一個學校便希望它成爲地方上有勢力的重心，首先要有年青精幹的幹部幫忙才行。而年輕的一代却都另有打算，鄉下的發展有限誰都不甘於在鄉間工作，在中國正邁向現代化的時候，建立在土地上的權勢雖已失去誘惑知識青年的力量，在長期的教育過程中大都有一點目中無人胸懷大志的模樣，自不屑於去參預一個小鄉中的社區活動，這一點理想很縹緲的同上一代人的現實性發生衝突，「養子等於無」，許多紳士都有過如此的慨嘆。

學校自然不易辦好，勢力又日漸衰微，紳士們的慨嘆是無窮的，主要的原因是時代變了，豪門權勢的加緊剝削，和昔年有效配合的繼續常軌已宣告中斷，紳權因不免要變質和沒落，一旦民權伸張，是更勢不兩立了。

(上接十八頁)

「我那曉得他會來這們一手呢!?我還是馬上去見部長，我要揭穿他的鬼計。」

「我勸你還是回家去，把你的小姐嫁給他好些。」

「你……你這個建議……這個建議倒不十二萬分壞……嗯，不錯，恰恰相反，這倒是金玉之言，智慧之見……」

委員老爺一面咕嚕着，一面走出科長室，自言自語地，喘着氣，兩級併做一級地跳下樓來，逕向車站奔去。

（卅七、五、斯庸譯於渝巧廬）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

兒童讀物總匯

—●是新兒童的知識泉源●—

書名	著者	定價
兒童作文	汪紹陶	二元五角
兒童日記	汪紹陶	二元五角
兒童遊記	柳風	二元五角
兒童神話	柳風	二元五角
兒童神仙故事	仇重	二元五角
兒童傳說	仇重	二元五角
兒童笑話	柳一青	二元五角
兒童書信	汪紹陶	二元五角
兒童故事	陳鶴琴	五元
兒童常識故事	王子才	三元
兒童遊戲	鍾昭華	三元
兒童歌曲	鍾昭華	二元五角
兒童音樂教材	陳之容等	三元
小學音樂教本	李平之	一元五角
兒童畫冊一—四冊	鮑叔良	五元
兒童科學玩具	楊春綠	一元五角
兒童衛生日記	黃且爲	三元
兒童日常科學問題	黃一德	三元
兒童勞作五十種	陸而天	三元
老虎的尾巴	陳伯吹	一元五角
猩猩公的故事	范	一元五角
同心合力斬蛇妖	包蕾	一元五角
室內遊戲三十種	金知溫	三元
猴子的故事	黃一德	三元
繡球花	黃一德	三元
竹林裏的奇遇	賀宜	三元
仙人的故事	賀宜	五元
少年畫冊一—二冊	莫志恒	二元六角
孩子們的圖畫	梁洪	一元三角
凱旋門	賀宜	三元
野小鬼	賀宜	五元
春風這樣說	仇重	四元
巨人的花園(兒童劇)	包蕾	三元
岳飛(木偶劇)	陳鶴琴	二元
我的半生	陳鶴琴	六元
我的自學小史	梁漱溟	一元五角
給初學社會科學者	余在銘	三元
少年地理故事	易宜曲	三元五角
紅鬼臉殼(短童)	金近	三元
幸福島	范泉	四元
有尾巴的人	仇重	三元
狐狸救山羊	何公超	一元五角
愚笨的裁縫	包蕾	一元五角
星期日的童話	賀宜	一元五角

國民教育輔導叢書

書名	著者	定價
活教育的創造(理論與實施)	陳鶴琴編	四元
國民教師手冊	鄭自他·孫懷琮·陳嘯天·合編	十元
最新教育行政公牘大全	孫懷琮朱家振編著	九元
怎樣辦幼稚園	鍾昭華編	三元
活教育的教學原則	陳鶴琴教授名著	三元
家庭教育(怎樣教小孩)	陳鶴琴著	八元

書名	著者	定價
霜葉紅似二月花	茅盾	八元
鐵、苗	熊佛西	八元
火燭小心(三幕喜劇)	包蕾	四元
飄零(文藝)	拾風	四元
血債(文藝)	司徒宗	四元五角
文藝辭典	胡仲持等	八元
最新契約大全	司徒安	七元
風聲鶴唳	林語堂	六元
珠算速計法	華印椿	五元
小學教師進修必讀	小學進修會編	三元
新音樂自修讀本	李凌	四元八角
幻想曲(電影劇)		四元
小主人(兒童劇)	董林肯	五元
英文困學記	方達文	六元
活教育合訂本第四卷		十元

❖本店圖書上海售價按基價五萬倍計八折優待❖

華華書店

上海林森中路一四八號

桂林中正西路三路

杭州延齡路二九八號

每冊五萬元